

Chapters from Inside Europe by John Gunt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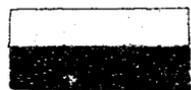
西蘭法

傳評人時

(牙班西附)

識樵歷揚 著名室根

版出店書江三



佛蘭丁 達拉第 赫里歐 拉佛尔
弗朗哥 阿柴那 裴舍利 洛克

MG
K835.650.5
2



3 2168 6559 6

法蘭西時人評傳
〔附西班牙〕

*French Policy—and Why; Leon
Blum; More About Frenchmen;
Fascism and the 'Front Populaire';
the Spanish Civil War.*

Chapters from
Inside Europe

by

John Gunther

楊
歷
樵
譯
述

歐
洲
時
人
評
傳
之
一

美
記
者
根
室
名
著

上海三江書局發行

B

206616



這本書是一九三七年美國圖書館公推十大名著之一，紐約哈勃兄弟圖書公司 Harpers & Brothers Publishers 出版，譯者係根據其一九三八年最近修正本譯出。除本書外，已出德意志時人評傳，蘇俄時人評傳及英愛時人評傳三冊。

譯者謹誌。

目
法蘭西時人評傳目次

次
引言

第一章 法國政情探討……………一

財閥的潛勢力——希奈德軍械工業——生殖率的低落——談法國輿論
界——一個焦土抗戰的民族

第二章 里昂勃魯姆……………一八

人民陣線的首領——家庭狀況——政治生活開始——總理府中的勃魯姆——個性分析——新政府產生

第二章 政治舞台的要角……………四一

流動性的政治——一位圓滑政治家——拉佛爾的手腕——法蘇協定簽
字——赫里歐剪影——銃手達拉第之羣——急進派點將錄——右翼兩
尖端人物——社會黨的名人——賴伯倫總統——中央黨首領與宿將——
——法國型的希特勒——人民陣線的組織者

第四章 西班牙內戰……………八三

階級鬭爭的涵義——智識份子統治——西總統阿柴那——右派兩要人
——弗朗哥的評價——左翼陣容——葡萄牙獨裁政制

引言

這本書所涉及的是人民陣線的兩大主要國家：法蘭西和西班牙。在法西斯主義張牙舞爪的今日，民主主義久已黯無光采，我們相信時代的鐘擺已經幌漾到了一個極端。它的返回，只是個時間問題。法國自從去夏勃魯姆失敗後，政治漸向右轉，人民陣線政府，實質上已不存在。但是我們縱觀勃魯姆的政治成就，的確是不容無視，尤其足令人欽佩的，是他的奮鬥精神。至於他的失敗，那完全是政治的惡勢力所促成並世的民主國家，全具有相當程度的痼疾，積重難返，革新運動不是個人的力量，所能實現，這是時代的大悲劇。本書評敘勃魯姆氏，占了一章的篇幅，不是沒有意義。

關於介紹法國各黨派人物的一章，五光十色，作者所搜羅的資

料，十分豐富，很足以增進我們對於法國政治的理解。在政治方面，法國政黨的紛歧，是研究法國政治者一向感到頭痛的事，本書從一種意義上，一般人對於西班牙問題，毋寧比較對法，更加重視。所謂思想壁壘的鬥爭，在這兩年來，業經在西班牙國土上用血花和火，演出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西班牙古國現時正在接受簇新的革命洗禮，拿民族解放做他們最後的目的。她將有一個光明璀璨的前途，她是不會因法西斯國家的干涉，而失去存在的。

譯者上月在滬，經邵洵美先生的介紹，得與本書作者根室先生把晤，據談渠此次視察遠東後，將返美從事 *Inside Asia* 的新著，譯者於此謹祝其新著的成功，并願把這好消息儘先向讀者報道。

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於香港

法蘭西時人評傳

第一章 法國政情探討

拜金的朋友們倘使要想避免革命，必須明智和中庸。

——J. M. Keynes

對付普魯士人的唯一方法，是用腳踏在他的足趾上，直等到他求饒。

——法蘭西諺語

一 財閥的潛勢力

1
除去人民陣線的政府以外，法國歷任的總理，盡是財閥推戴出來的。若干年來，左右法國政局的約有二百家財閥，就是著名的 *Doux Oeufs*，他們的大本營是法蘭西銀行。這多

頭政治的一般情形是值得描述的。誠如法國人所常說的，法蘭西雖不是一個君主國家，却是法蘭西銀行十八名「監理人」的賭注。

法蘭西銀行是拿破侖一世設立的。它雖然有發行貨幣和保持國家金準備的權力，但是它却是一個私家銀行。按照該行最初營業執照上的規定，只有執有股票最多的二百個股東有權推選對該行管理上具有絕對權力的該行監理人。

按照一九三三年的調查，法蘭西銀行共計有股東約四萬人。其中有一七·八八九名股東，每人只有一股；有九·〇二二名股東，每人只有兩股；有八·〇二一名股東，每人只有四股，總共有小股東三四·九三一一名執有六八·〇一五股。其餘的一一五·四八五股執有者只有六·〇六九人。在他們當中，只有執股最多的前二百名，具有選舉的權力。監理人就是由他們選出的。

這二百人是法國財界之花，是驚人的財閥。他們是非常的勢利，因為一個人不僅是有錢，便可以進入這內圈。例如法國現代的大富豪香水大王柯泰 *Coty* 和汽車大王薛鐵甜

Crispian 也沒有能夠加入。那些內圈的人物須具備閱門第和坐擁巨資的兩重資格。他們的崛起還是在法蘭西大革命以前；在拿破侖的時代，他們是布爾喬亞中的上層人物，他們通力合作，在路易·腓力比 Louis Philippe 和拿破侖三世的時代鞏固了他們的勢力。最近加入這內圈的人物，大概是法國的鋼鐵和軍械商希那德 Eugène Schneider，那是大約在三十年前的事。

在十八名銀行監理當中，有三名——總裁和兩個副總裁——是歸政府任命的。他們沒有選舉權。監理會所通過的每一件議決案，必須經總裁簽字。倘使總裁拒絕簽字的時候，按技術上講，是沒有甚麼方法可以強迫他的，但是在事實上，倘使總裁和監理人發生歧見，前者惟有辭職的一途。根據拿破侖法的條款，總裁必須執有一百股的股票，而副總裁每人須執有五十股。按照現在市價，每股的股票價值一萬法郎。但是法國官吏有五十萬到一百萬法郎存款的，却不很多。所以事實上，每一個新總裁就任，常由其他的監理人借給他必須的股票。當一位總裁退休的時候，他也時常可以得到很舒適的位置。

該銀行還有三位監理人是代表法政府財政部的官吏他們的主要職務在監督國庫的帳目。他們時常代表財閥中的財閥，「財政視察員。」這些視察員的被錄，必須經過世界上最嚴厲的甄別試。他們是很聰明，和身家極其清白的青年。他們共計只有八十人，是文官制中最高的位置。經許多年的訓練，他們方才做到財政視察員；後來他們可以做法蘭西銀行的監理人，或者在辭職後，在產業和銀行界另有高就。這八十位視察員形成了一種財政的參謀本部，分布在法國全國的財政機構裏，團結得很為密切。

代表各種私人企業的其餘十二位監理人，却是法蘭西銀行實際的管理人。他們代表法國農工商財各部門的橫斷面。這十二人當中，有六位是銀行家。他們是絕對世襲的法蘭西銀行監理人。這六家中，有五家是十八世紀從瑞士遷徙到法國，協助奈克爾 *Nœcker* 安定法國的財政的。另一家就是大財閥羅斯恰爾德；他們的祖先阿爾豐斯男爵 *Baron* *Alfonse de Rothschild* 是一八五五年充任監理人的。

這六位銀行監理人如下：

Baron Edouard de Rothschild. (Rothschild Bank.)

Baron Hottingueur. (Banque Hottingueur.)

Baron Jacques de Neufville. (Banque de Neufville.)

M. Ernest Mallet. (Banque Mallet.)

M. David Weil. (Banque Lazard Frères.)

M. Pierre Mirabaud. (Banque Mirabaud.)

上述的這六家銀行全是老牌子的私人企業。他們幾百年來，除去經營普通的商業以外，還替貴族們管理財產。

按照一八〇六年四月頒布的拿破侖法，其它的監理人是從代表工商界的銀行股東裏選出來的。他們是：

M. Francois de Wendel 溫德爾，鋼鐵和軍械製造商。

M. Tharion 狄那東，工業家。

M. René Duchemin 杜協明，化學製造商。

M. Camille Poulenc 寶命克，化學製造商。

M. Robert Davbley 造紙商。

這些監理人分任各銀行公司的董事，總計這十二個人，在九十五家公司裏，擔任一百五十席董事。他們至少可以代表全法國產業界的百分之六十。由他們擔任董事的有私家銀行三十一家，保險公司八家，鐵道公司九家（其中有外國公司四家），航業公司八家，冶金廠七家，電氣廠八家，礦業公司八家，化學廠十二家。最可注意的，這些監理人多是礦冶委員會 the Comité des Forges 的主要分子。

法蘭西銀行監理人是操縱法國的政治的，他們對於一個政府不滿意的時候，可以用拒絕借款給政府的辦法，去推翻內閣。

二一 希奈德軍械工業

溫德爾氏除去充任法蘭西銀行監理和礦冶委會的會長以外，他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自己辦的鋼廠叫 *Les Petits Fils de F. de Wendel et Cie*。溫氏有弟兄三個，他們這一家人很具有國際性；他們有一位已故的堂兄弟，(註)在歐戰前是入德國籍的。佛朗士溫德爾是法國的參議員；「辯論報」*Journal des Débats* 的社長和法國半官報巴黎「時報」*Le Temps* 的大股東。

礦冶委會是法國鋼鐵工業的資方聯合會。它并不過問鋼鐵的生產和買賣的事情，它只管支配那二百五十家會員鋼廠的政策，分配生產的額定和規定鋼鐵的價格。在這些會員鋼廠當中，最著名的當推希奈德廠 *Schneider et Cie, of Le Creusot*。它的業主由盧希

(註)他名叫伊凡溫德爾 *Ivan Edouard von Wendel* (一八七一—一九三一)是佛朗士的堂兄弟，外傳二人是同胞兄弟，不確。

奈德 Eugene Schneider 和溫德爾家一樣，也跨着法德兩國的國籍。該廠的創辦人是薩爾人，由薩的祖父於一八三六年徙居在法國。希奈德克魯梭廠本身生產的鋼鐵并不多，它向各會員鋼廠購買，然後把它製成軍械。

作者常想，倘使在第二次大戰時，不幸戰死，我很希望有人在我的白木十字架上註明，打死我的槍彈，成本只值一分錢的幾分之幾，而售價却在三分錢以上。我們知道，有人在我的這副臭皮囊上，已經賺了錢了。

一粒槍彈雖然不值錢，但是以每千粒美金三十元計算，一小時射擊一百萬發，那末這數字却着實可以驚人。一枝來福槍也不很貴，大概值美金二十五元好了。但是有軍隊一百萬人，每人發槍一枝，那末就需要美金二千五百萬元。機關槍一架約值六百四十元。法國共有機槍約四萬架。三七厘米厘的野砲每門約值一千元，砲彈每枚約值十五元。著名的法國式的七五徑大砲，每門價約八千元。這種砲的構造，非常複雜，所以價值是很貴。而它所用的火藥線，造法像鐘錶一樣，這種砲彈每枚價洋二十五元，在每次砲轟的時候，就要使用幾百萬

發。一輛裝置完備的大坦克車約值洋八萬元，一架轟炸機的代價是十萬元，一艘新式的巡艦價值一千一百萬元，一艘航空母艦價值一千九百萬美元，而大戰艦一艘的代價約為三千萬元。

所以戰爭是糜費的。它要我們出錢，我們繳納捐稅。但是戰爭對於有些人是可以賺大錢的。軍械業在世界上是一個極奇怪的組織。

據國聯會的調查，一九三五年一年，全世界軍備的費用共計達到了四·二七六·八〇〇·〇〇〇元。我們該注意的，這只是一年的費用。這種天文學的數字是不容易理解的。比方說吧，這些錢全是我的，我每天花去十元，那末我花了一百萬年，還不能花完。再比方拿這些錢化成細長的帶子，每英里代表一元，那末這帶子便可以環繞地球十七萬二千一百六十九周。還有把這些錢化成十元的金幣，每秒鐘數一枚，那末一個人要數二十六個年頭，方才能夠把它們數完！

這軍火問題的病根，在惟有工業非常發達的國家，方才能夠有利的製造大宗軍火。他

們把這些軍火售賣給工業不發達的國家。世界軍械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八是爲十個國家所占有；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是從英、美、法、捷和瑞典五國輸出的。一九三二年法國的希奈德克魯梭廠會供給世界軍火總輸出額的百分之二十七·九。

各國軍械廠的善於繁殖，就像洋老鼠一般。牠們一同玩耍，也一同發育。他們間是沒有競爭的；一家生意好，別家也可以沾光。譬如說，希奈德廠得到X國一批定貨，那末旁的廠便可以得到Y國的訂貨。一國既然購買了一種新的發明，那末他國也必定要去購買。各軍械工廠在二國國內或許會互相競爭；但是在國際方面，他們却站在一起。

因爲軍械工廠相互間都有聯絡，所以他們把全世界分布在他們的網裏。希奈德和威克斯（英國）工廠 Vickers 因爲大軍火商柴哈羅夫爵士 Sir Basil Zaharoff 的關係，而發生了聯絡。希奈德廠經由歐羅巴聯合工廠 the Union Européenne 而管理了捷克的大軍械廠史考達廠 Skoda。有某一聯合銀行借款給匈牙利的某大銀行，使得它能夠供給金錢去購買希奈德廠的軍火。相信希奈德工廠現在也管理着一個奧國的銀行，間接的

支配奧國的大鋼廠 The Alpine Montangesellschaft。但是這個工廠却是屬於德國的鋼鐵信託局的，經由杜塞爾道夫的一個 Rheinmetall 廠的關係，相信希奈德和克魯伯廠也發生了聯絡的關係。

在歐戰時期，法德兩國的鋼鐵製造家曾經成立過默契，不得互相轟炸對方的廠址，這是一般人久已週知的事。在整個戰事期中，勞蘭 Lorraine 是法國國內最安靜的區域。法國空軍曾經奉令禁止飛往卜里易流域 The Briey Valley，轟炸溫德爾軍械廠，雖則這些工廠的摧毀，很能全活許多法國人民的生命。現在這同樣的情形，還是照樣的發生。最近德法兩國曾經合資組織了一所新的製鋼廠，叫做羅薩爾廠 Lorraine，他們擁有專賣勞蘭鋼鐵的權利。據法國方面的宣布，當局曾經向羅薩爾廠有關係的某公司，訂購鋼條二千五百噸，以供建築西線砲壘的用處。接洽這宗買賣的有法國礦冶委會的副會長德魯都 Dreuux 和德國的工業家羅希林博士 Dr. Roesling。從這上看起來，法國的國防事業，却成功了德國工廠賺錢的機會。大砲的代價是昂貴的，但是「砲灰」却不值錢。

軍械工廠的營業，向來維持絕對的政治中立。在任何戰事中，他們不論友敵，向雙方一律出賣軍火。我們試一檢查印度西北邊境陣亡的英兵傷痕，常會發現那槍子是英國製的。法國衆議員福爾 Paul Faure 保有戰前土耳其和保加利亞代表在克魯梭廠購買軍火的照片，但是在歐戰時，這批軍火却用來打法國的軍隊了。福氏還有一張映着由盧希奈德和德廢皇威廉在游艇上同游的珍貴照片，法國的軍火販曾經在摩洛哥戰事中，賣軍火給阿伯都爾，克林 Abdel-Krim，讓他對法國抗戰。在韃靼納爾海峽 *The Dardanelles*] 土耳其用英國的大砲來戰敗英國，英國的軍艦竟然被英國的水雷炸沈了。

法蘭西時評人

戰爭可以賺錢。發生戰爭恐怖的時候，也同樣的可以賺錢。自從希特勒上台以後，希奈德和史考達工廠股票的價格，在巴黎證券交易所裏便飛漲了上去。縱然是在不景氣的年頭，史考達廠所發的股息，也有二分八厘五。在比較安靜的時候，軍火商也是不斷地傳佈着戰爭的恐怖空氣。關於這種詳細情形的陳述，倫敦民主統治聯合會所刊行的兩種小冊子，「秘密國際」和「愛國有限公司」是值得一讀的。

戰爭的恐怖是好的，實際的恐怖還要更好些。我們該認清，軍械商是需要戰爭的。他們倘使否認，那便是偽善了。他們對於戰爭，就和嬰孩對於乳汁一般。他們靠它可以肥胖起來，和豬吃了穀子一般。

但是我們不要以為希奈德克魯梭廠和溫德爾族，比其它各國的軍械商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在軍火貿易中，法國只是染指人之一。從事這種貿易的國家很多，就是丹麥和瑞典也包括在內。一般的說起來，希奈德廠只是比較其它的同業，如英國的威克斯公司稍微名氣更大一點罷了。照現在講，威克斯公司恐怕是全世界最大的軍械廠。至於這種工業的黑暗面，已經是衆目共睹，無庸贅述了。

勃魯姆在現代法當局中，是干涉軍械製造業的第一人。一九三七年法政府曾經宣布要將希奈德克魯梭廠收歸國營。

三 生殖率的低落

法蘭西可以說是農工業平均發展的一個國家，她只需要輸入極少數量的食糧。她迥然不像英德兩國，需要仰賴國外的市場，法國的基礎是小布爾喬亞階級，像小地主，農村的資本家等等。在工業方面，羅蘭有豐富的鐵礦。政府的財政雖然拮据，但是人民却是富有的。上述可以說是法蘭西恆久的經濟實況。

有一件事實，值得法國感到十分的苦悶。不論什麼人執政，也沒有權力加以修改。法國最緊急的問題不是財政，也不是國內的經濟。甚至萊因邊疆的安定，以及對德的防禦工作。他們最焦慮的問題就是人口生殖率的銳減。

法蘭西時人評傳

據一九三四年的統計，法國人口的出生數達六七七·三六五人，死亡數達六三八·五二五人，人口出生的超額只有四萬人。在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季中，人口出生數較比上年同期減少了一萬人。一九三四年的出生率占千分之一六·一，歷年來出生的人口，日形減少，而死亡率却占千分之一五·二。德國的出生率，比較起來，占千分之一八，而死亡率只占千分之一〇·九。至於義大利的出生率是二三·二，死亡率是一三·二，蘇俄的出生率是

四四·一，死亡率是二六·一。德國人口的出生率，經過希特勒的鼓勵，雖然曾經一度有增長的現象，現在也在下降，她的人口增加，每年的平均額約為一百一十萬人。而在最盛的年頭，法蘭西的人口也只增加了七十萬。

以一個只擁有四千二百萬人口的法蘭西，對於有六千五百萬衆的德國，當然不能不懷着畏懼之念。福煦元帥曾經說過一句笑話，要永久的解決德法問題，惟有對於二千萬的德國男子，施行宮刑。

法國雖然有軍械商存在，但是普通的講起來，法國人是世界上愛好和平的民族之一。法國的小資產階級和小店員是不願意戰爭的。各民族的特性，從他們的口號上很容易看出。譬如以德國的「德意志高於一切」和英國的「統治吧不列顛」二語，和法國的「法蘭西萬歲」的口號，來比較一下，在心境上顯然是很兩樣的。法國的需要，只是生活，法國人是不願意死的，他們要活着，開他們的小鋪子和耕種他們的田地。

四 談法國輿論界

法國的輿論界是使得外國人不易了解的一端，在巴黎一個地方，新聞紙就有一百另二種，其中除去左右兩極端的「人道報」和「法蘭西行動報」以外，很少不拿津貼。大半報紙的新聞欄，全可以出賣。

像日本和義大利等外國政府，有時也津貼巴黎的報紙。當滿洲事變初起的時候，法國報紙的論調，多半袒日，其中的理由是不難明瞭的。據可靠方面的估計，義大利在一九三五年曾經花費了六千五百萬法郎，去運動法國的報紙。各報並且也受法政府的津貼。外交部和內政部中，每年俱有巨額機密費的開支。

五 一個焦土抗戰的民族

毛那 Edgar Ansel Mowrer 曾經說過，法蘭西的一切是成功的。她的語言，文字以至

各種的文化，全爲其他文明國家所豔羨。法蘭西是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但是自從歐戰以後，法國已經發現了和諧與文化是不夠的。在過去五十年中，全世界發生了以前歷史上沒有的大變動，使得法國落伍了。在此演變的潮流中，法國人不知道怎樣去應付。

法國有四千二百萬個個人主義者。法國人是沒有甚麼進步的。他們所喜歡的事是釣魚。他們對一切的理解是偏重於理智的。他們以前相信希特勒只是個懦夫。現在他們是明白些了。

這一輩子的法國人，一生全在火山口上生活着。它前後已經爆發過兩次，它將來還有爆發的可能，他們在發着牢騷，希望着遇到最好的幸運。在另一方面，他們訓練着他們的子孫，從青年時代起，便能夠負責。法國人最希望的是沒有人去干涉他們。他們最好是不做事。除非受到了強迫，他們是不會動的。毛那也會說過，「法國的一切，比它們的表面至少要好百分之二十，在德國，一切要比表面壞百分之二十。」倘使一旦有戰事發生，法國人是要作戰的。想戰勝他們，是很困難的事，雖則文化的發皇，足以減弱他們的鬪爭力量。法國人是相

信焦土政策的。他們對於自己力量不能保衛的東西，毋甯去放一把火，把它燒掉，也不肯留給德國人去享受。年齡的成熟不一定便是頹廢。在凡爾登戰役裏，德國人已經嘗受到法國給他們的教訓。

第二章 里昂勃魯姆

一 人民陣線的首領

在目前法西斯和德謨克拉西間的世界大門爭中，里昂·勃魯姆已經成功了一位重心人物。他住在聖路易島，他是法國社會黨之花。這位俊雅而狷介的文人，擁有許多珍奇的典籍和精萃的藝術品。在現代歐洲的黑衫黨，民衆宣傳運動以及德義兩國的全體主義風靡之下，勃魯姆實在可以當得起一位中流砥柱。思想和行動現在對抗中。勃魯姆運用才智的白刃去敵對好戰者的鐵拳。勃氏——他是一位受過高深教育的個人主義者——更

運用他的雄辯，去抵制那些獨裁者的民衆宣傳。最後，他踏出了象牙之塔，要和那些市井出身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較量一日的短長。

勃魯姆是社會黨的黨魁，他更是人民陣線的首領，這後一種民衆運動是幾個政黨聯合組成的。根據歷史的事例，左翼政黨在某種場合是不能不聯合一致的。左翼各黨的互助，甚至合併，是對付右翼聯合的唯一答覆。人民陣線理想的第一次發現，在奧總理道爾夫斯獨裁以後，它又在薩爾和西班牙作進一步的發展。它在那民治理想盛行的法國，達到了初期的成熟階段，那是再適合沒有。尤妙的，是它得到了勃魯姆那樣的人物去當首領。勃魯姆的性格與才情，和那德義兩國的獨裁者，完全處於冰炭的地位。

民衆運動的領袖勃魯姆氏，並不是民衆中的一個。這可以說是他的弱點，也可以說是他的優點。

若干年來，他沒有作過政治的活動。記得某外國駐法大使在第一次晉謁勃氏以後，曾經感慨地說過：『謝謝上帝，這位新總理不是一位政客！』

還有一次，當勃氏上台的前夕，他曾經和英外相艾登進行國際問題的談話，在他們正式的談話完畢以後，談鋒轉到旁的方面去了。他們討論到普洛斯特的著作。兩個人興高彩烈地，足足談了有一小時之久。

在勃氏上台後的一星期，他的政敵某某，曾經以很寬恕的態度說道：『里昂到底是一位貴族式的紳士。』

一九三六年七月，勃氏去倫敦，進行羅迦諾公約國間的談話，在工作完畢以後，他便和他的女友比貝斯柯悄悄地溜到不列顛博物院，去賞鑒雲母石雕刻的傑作。

勃氏並不是一位政治煽動者，他更不相信武力主義。他絕對沒有個人的野心。他不是投機份子，也不是冒險家。在六旬以外的高齡，歷史仍然叫他去至少盡一種或是兩種的職責。他是歐戰以來，在一個布爾喬亞的大國中，領導一個左翼聯合政府的第一位領袖。在這暴力的，不講理的時代，德義的法西斯主義像野火般的蔓延着，勃魯姆却代表已往的學者的精神，超然的理智態度和人文主義。

二 家庭狀況

勃魯姆氏於一八七二年四月九日誕生在巴黎。法國政界人物在巴黎出生的一向很少；勃魯姆和他的政敵泰迪歐可以說是例外。他的原籍是阿爾薩斯州，他的父親是一個製絲帶的商人，這家店舖到現在還開設在巴黎。以前他們的營業很為興盛，但是因為流行式樣的變更，他們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里昂一共有兄弟五人；當他們的父親故世的時候，就把那店交給了他們弟兄，共同執管。里昂和他的幼弟雷尼——他是蒙台卡羅舞蹈導師——却把這事業交給其它的三弟兄經營。他們家是猶太人，對於家族的觀念很深。每年當他們父親的忌日，這五弟兄便聚集在一起，舉行紀念。

勃魯姆的外祖母是一位很奇特的女子，她的雙目已經多年失明。她在市島開設着一間書店。她的理想是很進步的，在適當的場合，她常發揮她的意見，她每星期舉行政治沙龍兩次。年青的勃魯姆對於他的外祖母很為孝順。戲劇家雷那德在他著的「集納」一書裏，

曾經講到他的故事，「里昂侍奉他的外祖母是很周到的，他替她預備吃的，她的雙目失明，已經有三十六年，她一直由他去服侍……」。一九零一年勃魯姆陪着他的外祖母去義大利遊歷，他在沿途很生動地向她說明各地的風景。

勃魯姆的母親很重視猶太家庭中團結和親愛的傳統精神。勃氏的父親是一個商人，但是他的母親却是個智識階級。她是相信正義的。當她的五個兒子小的時候，她分蘋果給他們，常把每個切成兩半去分派，以昭公允。勃氏很稱讚他的母親的記憶力，每次講到她的時候，總是不勝戀戀。但是勃氏對於個人家庭的情形，却絕口不談。有人問到他的家庭生活時，他常常很委婉地用旁的話去支開。

年青的時候，勃魯姆的慧敏和俊雅，便已得到普遍的稱許。雷那德在他的書裏，曾經有下列的兩段紀載：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一日，看見一位面頰平整，發音類乎女子的青年，叫里昂勃魯姆，他能背誦 Pascal, La Bruyère, St. Evremont 等等，至兩小時之久。」

『一八九八（在法旭達事件發生的時候）勃魯姆用很流利明確的詞句說明英法戰爭說的無據。這位還沒有留鬍子的青年人是很動人的，他不但支離瑣碎，并且對於那最難講的問題，能說得非常透澈……』

關於古典文和人文主義，勃魯姆有很深湛的研究。他最初去查理大帝學院，後來又入亨利四世學院，從白格森學哲學。最後他入高等師範，這是法蘭西最高的學府，那裏的甄別試驗是非常的嚴格，惟有極優秀的學生，方才能被錄取。勃魯姆在那裏和赫里歐同學。他同時得到了哲學和法律的學位。當時他是一位極有經驗的決鬥家，這是和他的性格矛盾的。但是當他殺傷一個仇敵以後，便沒有人再敢向他挑戰了。在最近放映的勃魯姆小傳的影片裏，有一幕是關於他的決鬥。

他的一生發展，是很平均的。有若干年他同時是律師和文學家；他在早年便注意政治。但是在大戰以前，他從沒有參加過實際的政治。在執行律務上，他充任過法蘭西文官制最高機關的肅政院的查帳員，這肅政院的機能等於美國的最高法院，它雖然不能宣布議會

通過的法案爲違法，但是却能糾正案件判決的不當。他曾經做過政府的大檢察官，這是文官系統中最高的位置。

同時他對於文學和新聞事業也非常注意。他大量的寫作了許多論文和書籍，他是法國當代一位傑出的文人，著名的作家像韋拉里、馬拉邁、紀德、裴那德、雷那德、勒邁脫、白里歐、居特里、普洛斯特、卡勃斯、佛朗士、伯斯坦因等，全是他的朋友。勃氏極其愛好戲劇，他最初在前進的文藝雜誌上發表過戲劇的批評，後來又在「晨報」和正式的戲劇刊物「喜劇」裏發表作品。他曾經著過五六本書，一本討論婚姻問題，他主張兩性的平等，一本書是 *Don Hall* 評傳，另一本是關於艾克曼的。

在這年青的律師和審美哲學家的生活斷面上，並且投射着一片很大的馬克思主義的陰影。馬拉邁是趨向象徵主義了，佛朗西退縮成一位諷刺的作家，而勃魯姆却成爲一位社會黨黨員。真的，社會主義是在他的血液裏流着的。因爲兩個人和一件可怕事件的關係，使得他成功了一位信仰社會主義的人物。那兩個人是高師的圖書館員社會主義者海爾

氏和著名的姚萊氏，而那件可怖的事，便是德萊福事件。勃氏受了海爾氏「難以置信和獨特的力量」的啟迪（引勃氏自述語），成功了德萊福派，又經海爾氏的介紹他認識了法國現代社會主義的創始人姚萊。那時的勃魯姆還是個花花公子，由身上直到指尖上都是清潔的；而姚萊却是個著名不修邊幅的人。他時常把痰液吐在手帕裏。在德萊福事件發生的期中，他們兩人是很熱烈的同志。勃魯姆發現他本人不但對於戲劇有強烈的情感，並且十分擁護社會的正義。他這時丟下了戲劇的批評，而從事閱讀蘇萊爾蒲魯東和馬克思的著作。姚萊時常引導他去觀察下等社會的情形，他逐漸明瞭了巴黎貧苦人民的生活。姚萊給他的影響很大。他們兩人於一九〇六年，共同創辦了社會黨的機關報『人道報』。

三 政治生活開始

勃魯姆的政治生活便從此時開始。他每日撰著社論。姚萊憑着他的口舌，勃魯姆憑着他的鋒利的筆桿，合作了起來。勃魯姆最初的時候，仍舊偏重文學一方面，他甯願純作文字

的參加。姚萊慫恿他去競選議員；勃魯姆不肯答應。但是他的朋友們却以爲他對於任何問題的主張，總能夠得到一部分選民的擁護。當歐戰爆發的前夕，姚氏是被暗殺了。在一個月以後，勃氏終於成功了一個政治運動者，他接受了姚氏的衣鉢。

但是他的態度，並不像一個徒從去繼承那已故的領袖，而是像一位朋友去紀念他故去的舊友。勃魯姆並不是一位具有特殊魄力或是野心的人。但是姚萊既經死了；他生前曾經要他從事於政治的活動，所以勃氏便照做了。他立時便充任了公共建設部的執行祕書；那時在戰時聯合內閣裏充任建設部長的是一位社會黨員桑巴特。Marcel Sembat。這是勃氏在一九三六年第一次充任首揆前的唯一的從政經驗。

休戰以後，他被選做了賽納區的衆議員。這時候社會黨員膺選的很少，和當時英國所舉行的「卡其」選舉一樣。一九二八年，勃氏競選失敗，直到一九二九年方才重新當選，做了拿朋尼區的代表。同年他又當了法國社會黨議員的領袖。這時候『人道報』已經變成共產黨的機關報，於是勃魯姆又新辦了一個『人民報』。他在這報上，每天撰著論評。他以

社會黨主席的資格，堅決地拒絕參加急進黨歷次所組的內閣，他說：「倘使他沒有責任，他是不接受權力的；倘使他沒有權力，他也不接受責任。」因為他的態度，異常倔強，所以在一九三〇年以後，他似乎有變成政界上一個怪物的可能。他在那時候並沒有執掌政權的野心。一九三六年五月，社會黨第一次變成第一大黨。勃魯姆被召組閣。他處在反對黨的地位，前後一共有十七年之久，方才上台——但是在十七分鐘以內，法國人便發現勃氏政綱的新穎了。

直到三年前為止，勃魯姆住在巴黎蒙梯巴奈蔭道一百二十六號。後來他們夫婦方才搬到現在所住的聖路易島的宅中，那是巴黎賽納河上最古雅的處所。據一般人的傳說，他們是十分富有，但是這話并不足憑信。勃魯姆的藏書，的確很為豐富，至於室中的陳設，也十分精緻，不過在富麗之中，却不帶着庸俗的氣息。據說他收藏的一套銀器是很有名的，並且在某次舉行銀器展覽會的時候，曾有人向他接洽，請他參加，但是這件事沒有能夠辦到，因為他所有的刀叉等物，只夠他家中日常的使用。常勃氏搬進現在的住宅以前，他曾經想租

前故法總理班樂街住過的住宅。那房東對他說，很願意把房子租給勃氏，但是他却不願意看見那羣常訪問班氏的新聞記者和政客，他相信勃氏將來也有充任總理的一天。勃氏回答他說，他充任總理的話是靠不住的，但是他却不願意在租約裏訂下這一款，於是租屋的談判，就決裂了。

勃氏現在的夫人是續絃。他的前妻是編曲大家德加氏的姊妹，已經於幾年前故世了。她生過了一個兒子，現在受雇於工廠。他的後妻沒有所出。勃夫人的閨名叫 Therese Caron。她是一位重要的社會黨黨員，并且當過裝璜公司的設計員。他們伉儷是很和睦的，時常一起進出。每次在政治集會裏，她常陪伴着勃氏。在勃氏組閣的前夕，她實際上便是他的秘書。勃氏現在的秘書叫做勃魯邁爾，這也是很巧的事。

四 總理府中的勃魯邁爾

法總理現在的辦公處在瓦倫奈路的馬梯能旅館裏，這件事的歷史是很奇特的。那建

築是巴黎十八世紀式的有名旅館之一，這巨廈的大門十分堅實，裏面還有石子鋪的庭院，廣大的花園和珍奇的花卉。在大戰以前，那裏是奧匈帝國的大使館。當佛蘭丁在一九三三年充任法總理的時候，他感到總理如果不兼任部長，就將遇到沒有辦公處的困難。因此佛氏提出一個法案，規定拿馬梯能旅館作為法總理永久的辦公處，和英國的唐寧街十號一樣。那裏并備有總理的住宅，佛蘭丁就曾在那裏住過；但是勃魯姆本人却願意住在自己的私宅裏。

在白天勃氏的工作是很忙，但在晚間他却辦不辦事，而專門閱讀。他每晨八點鐘起身，一人披閱報紙，早餐後就接見最接近的僚屬，在十時三十分左右赴辦公室。午餐他總是回家吃的。餐後，他再回辦公室，一直工作到晚間八時半。他從來不在外面晚餐。勃氏已年近七旬，他的健康并不很好，所以很注意休養。他現在不大看戲，他的睡眠很好，在入睡前，他常閱巴爾札克和聖西門等人的著作。

勃氏治理事務，外渾內明。他尤其喜歡做劄記，不但個人的一時感想，就是朋儕們的談

話，他全很仔細地摘錄下來。他不論在汽車和飛機裏，或是在就餐或會議的時候，他若有所思，便從衣袋裏掏出了記事簿，用鉛筆在上面迅速的記了下來。倘使沒有帶記事簿的時候，他常找一些碎紙片或是廢報，把他的意思寫下。總而言之，他對於一切，全要記錄下來，而且一刻不能稍待。因此他的記事簿很多，而且全經過仔細的審閱後，加以保存。有許多劄記，全是在臨睡前寫下來的。他常把這些材料，運用在他的演詞和論文裏。

勃氏的演詞，非常明淺，而且用着很純粹的法國語。他能夠使得聽演說的人，感到他表現的自然，似乎是隨意發揮出來的，却沒有料到他有過那樣仔細的準備，那樣的得力於他的劄記。

勃魯姆雖然是代表釀酒區的議員，但是他對於酒，却幾乎是點滴不沾。在飲食上，他也有節制，不像那以饕餮著名的外長台爾博斯。他抽的烟捲，是法國出品，不含尼古丁的毒素。這種紙烟的味道很柔和，每二十枝售價三法郎五十生丁，他每天要吸一兩包。他打紙牌，打得很好，但却不常打。他的頭上，常戴着一頂黑色的拉了區大帽。他喜歡談話，對於英語和

德語，他說得很流利，他的交游很廣，他是普恩嘉賚氏所欽佩的唯一社會黨員。他對任何人沒有仇怨，但是據說，他和協揆達拉第氏却不甚相得。

五 個性分析

在溫文婉約以外，勃魯姆還有許多特質，例如超人的涵養氣度。他迭次拒絕組閣，直到他自己的條件被接受以後。一九三三年『新社會黨』黨員曾經發生過倒戈的事。當時勃氏手下最幹練的助手馬格、戴特和雷諾德爾三人，因不滿勃氏高倨迂闊的態度，要求採取較積極的政策，並且放棄社會黨的國際主義。他們抨擊勃氏，到後來竟然和他脫離。勃魯姆當時保持着緘默，只在那裏等待着。現在這新派已經是被人遺忘了，馬格現在仍任波多市的市長，戴特在議會裏現已落選，而雷諾德爾却已經故世。

勃魯姆的頭腦很為敏捷，他雖然不十分幽默，但是嫻於應對。有一次普恩嘉賚對人說：『我嗅見火藥味了。』勃魯姆却很冷靜地批評他道：『讓他自己去消毒一下吧。』

他是一個至誠君子。他在政界裏，從來沒有受着賊案的嫌疑，在法國政界裏，這是很少的事例。他有一次對雷那德說：『一個自由人便是無愧於枕衾的人。』

他有甚佳的風采，他雖對人保持相當的距離，但他是很和藹的，他甚至對於拉佛爾，也十分親暱。不過他却不是政客，他具有很敏銳的政治判斷力。遠在一九三三年，他已經有趨向人民陣線的情緒。

直到一九三六年的夏天，一般人常指摘他是個理論家。但是大家看見勃氏在議會裏提出的各種法案，方才消釋了這種疑念。

勃氏不擅長作鼓動民衆的演詞，因為他是太富於推理力和太簡括了，他不能成功一位民衆的英雄。他是太超然，太富於理想并且太僵硬了。他不如白里安的靈活，也不如克里孟素的堅剛。他不是一個奮鬥者，像一般人所想像。他沒有肩膀，他只有一對觸角。在實際行政方面，他的經驗是很有限的，他也不善於妥協。有許多觀察人并且很擔心他缺乏一位首揆所必需的體力。

當目前一般政界人物備受社會譏嘲，而他們的投機與無能，尤其為民衆所痛心疾首的時候，勃魯姆却能受人尊敬。這是一個優點。凡是認識他的人，沒有不欽佩他的誠篤。

六 新政府產生

經過心理方面若干的準備和一年來的熱烈談判以後，法國社會黨全國大會於一三四年七月十七日，以三四七一對三六六票的比數通過了共產黨所提的一件決議案，對於戰爭和法西斯主義採取一種共同行動的程序。這種妥協的草案，是經由社會黨和共產黨各派代表十人，在聯席會議裏懇切商定的。所謂『人民陣線』便這樣地產生了。這件事的成功，由於兩種的因素：（一）畏懼希特勒的心理，（二）由於莫斯科第三國際所採的新政策。他們決定暫時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理想，而允可法國共產黨員，根據愛國和非革命的態度，去參加總選。

法國共產黨的青年領袖道瑞斯曾經說過，（見一九三六年七月八日倫敦泰晤士報）

他們并不把人民陣線看作社會主義化的工具，更不把它看作共產主義的工具。道氏希望法國能有共產主義體制的實現，但是他說，這種體制必須主要的採取法國的形式——而不應受外國勢力的支配。道氏的動機是很明瞭的。因為一個強大統一的法國，是蘇俄對抗希特勒的最好的與國，所以聰明的共產黨員不願意法國因為內戰而趨於微弱。

勃魯姆在他一方面，也歡迎共產黨的建議。以前這社共兩黨的爭執是很激烈的，每一方面都要求完全代表無產階級的權利，而它們現在却準備了一種共同的政綱，這政綱的內容是抱有非常的野心和烏托邦的理想：（一）法蘭西銀行的改組，（二）軍械工業國有，（三）解散法西斯同盟，（四）保持法郎價格（這點是很奇特的），（五）每週工作四十小時制，（六）給予勞方集體交涉的權利等等。此外兩黨并且商定，在競選的時候，選民將不分黨派的畛域，而一致擁護左派中最有希望的候選人。

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兩年當中，法蘭西的國運一直在顛沛當中。希特勒的勢力，駭駭的向外發展。佛蘭丁、拉佛爾和薩勞諸人全被國內的經濟混亂情形所迷惑。拉佛爾的掙節

令使得每個家庭的生活程度，受到重大的打擊。史達維斯基大賊案和二月暴動深深地暴露了內政的創傷；洛克大佐的火十字團更引起法西斯政變的恐慌。一九三六年三月發生了希特勒進軍萊茵的一幕把戲。法國在恐慌的空氣中，亟欲有一種變更。所以四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三日兩次選舉的結果，左黨獲得了壓倒的勝利，而把人民陣線擁上台了。勃魯姆以聯合各黨中最大政黨領袖的資格，成功了代表社會黨的第一任總理。

這次左翼各黨在議會總共獲得三百八十二席，而右派只佔二百卅七席。勃魯姆組成了一個急進黨（等於英國的自由黨）和社會黨的混合政府，而由共產黨加以贊助。共產黨在議會的席次，由十席增加到了七十二席。但是却沒有參加組閣。他們的地位和勃魯姆的社會黨在前任內閣裏一樣，他們願在政見相同的條件下，予政府以贊助。其間所不同的，就是共產黨確定贊助勃魯姆的政綱——他們所共同擬定的——而社會主義的勃魯姆氏却從沒有贊助赫里歐和達拉第等急進黨員的政綱。不過勃魯姆是必須拉住共產黨的。他和友人談話的時候，曾經說過：「倘使我有時間，我就可以做我願做的一切。除非左派的朋

友們逼得太緊，我們是儘有時間的。急進黨我可以對付得了，右派的敵人我是不怕的。」

當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勃魯姆剛上台的時候，他立時便遇見了一個極大的政潮。左派發生了罷工運動。據有資格的觀察家一致的意見，這種工潮的發生是出乎自然的：它們並沒有經由社會黨或是共產黨員的煽動和組織。各業的工人們，似乎染了疫症一樣，先後相繼罷工，最後，法國一切的生產機構全停頓了，佔據各工廠的工人全數在一百萬人以上。各處的旅館、百貨商店、船塢、軍械工廠、菜館、礦井、美容室全都關閉，罷工的期間，從一二日以至幾星期不等。左派在慶祝勝利中，似乎是先向勃魯姆表示他們具有怎麼大的潛伏勢力。

從這一次的大罷工，我們很可以看出法國人一般具有自制的合理的能力。在這次歐戰以來最普遍與最嚴重的工潮中，他們却沒有損毀一件工具，破壞一座機器，傷害一名工人，或是妄流一滴血液。據美國駐法的著名記者毛那氏關於此事的敘述說，在那次罷工最緊張的時期，他並不遲疑的領導女校的員生，去巴黎最卑鄙的區域去遊覽。在各大百貨公司裏，有男女店員在地板上睡覺。他們的薪給雖微，時常有腹餒的苦痛，但是從沒有人竊取

店中的食物來充飢的。

這次的工潮，對於勃魯姆具有很大的利益，因為它們可以表明勞動界的力量和紀律。他們給參院一種警告，敦促它儘速通過若干的法案。勃氏很堅決的不允許使用軍隊或是政府的權力，去驅除各工廠的罷工工人。他很明白這樣的舉動，將要引起流血。

但是經過第一星期以後，罷工運動仍然在蔓延着。政府這時候有採取強力恢復常態的必要了。勃魯姆是不能夠讓事體鬧到不能收拾的地步的。道瑞斯首先吩咐，凡是共產黨的工會會員應該復工。而內長薩冷格羅也宣布此後不再容許有怠工的事件。於是全國的工人們，便很安靜地復工了。

按說這次的罷工，所以能這樣迅速的告一段落，當然大部分是由於勃氏的勇敢、周詳以及進行改革的迅速。他立時開始實現五個月前還被人們看作夢想的人民陣線政綱。叫一般人看出他有履行他的政治諾言的意嚮。右翼方面惟有瞠目結舌地懷着滿腔的憤怒——和驚奇。左派雖然假作毫無所動的樣子。但是實際上也感到了興奮。

在當局和資方締結了『馬梯能協定』以後所成立的第一批法案，有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承認勞方集體談判的權利，最小限度的工資以及假期中照發薪給等等的規定。按照估計，這些辦法將使法國工業生產的成本提高百分之十二。這代價是很高的。但是勃魯姆却被迫不得干冒這種危險。

當時政府所注意進行的，還有許多次要法案。勃氏任命婦女三人做各部次長，并且有一人被任命做閣員，開了法國政治史上的新紀元。學童離校的年齡被提高了。內閣被劃成七大系，以促進行政的效率和經濟。拉佛爾規定的減薪辦法，也予以部分的取消。政府更製定新的恩給制度，宣布一個新的大規模農業綱領。勃氏還有一件很率性的事，便是提出一個制止新聞紙惡毒宣傳的法案。

但是這一切，還只是小試鋒鏑的措施。勃魯姆的眼光已經投射到更大的問題上面去了。有三件驚人的法案，在極短的時期中，均被通過。第一，衆院以空前的大多數（四四四對七七）通過了法蘭西銀行的改革案，減削它所享的某種特權。這新法案取消了舊時的監

督會議制度，以期把這銀行適當地改做國家的公僕，而不再做它的主人。其次，議會又以更大的大多數，四百八十四對八十五票，通過了軍火業國營的法案。它的成立開辦費規定為十萬萬法郎。這同樣的法案，以前在歐洲還沒有見過，它的成效如何，現在也還不能明瞭。第三，勃魯姆對於主要的敵黨法西斯同盟，更予以勇敢的打擊，着手解散他們的組織。火十字團的團員們受了這打擊以後，便告瓦解。

最後勃魯姆又採取了一個異常重要的步驟；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間貶抑了法郎的價值。法國受金準備的妨礙已經有七年了，法國的工業全被燬壞，而生活程度更飛漲得驚人，但是歷任法總理却沒有人敢於放棄金本位。勃魯姆鼓起莫大的勇氣，採取了修正的通貨膨脹政策。法郎大約減值百分之三十。英美兩國共同出來贊助這新匯率，這是大民主國家間合作的佳兆，法國公眾對於這件事的反響也很良好——因為勃魯姆在放棄金本位以前，曾經採取了增加工值和縮短工時的辦法，足以抵償損失，勃魯姆的步驟是很明智的。

勃魯姆最初的成就，雖然綽有可觀，但是我們在估計它的時候，却應該採取審慎的態度。

他初上台的時候所獲得的民衆擁戴的情形，和美總統羅斯福相同，至於他能否和羅斯福一樣的維持下去，却還要待事實的證明。據急進黨的看法，他的進行或者是太快了，而共產黨或者要認他爲太慢。他的最有力的政敵，是右翼的黨派。

據勃魯姆本人的看法，倘使他的政綱是失敗了，那末法國就將遭遇到法西斯主義的禍害。最近他曾經說過：『有人以爲我們的政府等於克倫斯基的政府，它將要替列寧做準備的工作，到末了，後者將獲得利益。這話是不對的。在法國，即使克倫斯基是失敗了，他準保不替列寧造機會。』

在勃魯姆的統治下，法國人民已經嗅到了清新的空氣。人民覺得這是一種嶄新的政府，和尋常的內閣遞嬗不同。這政府正以勇敢的，有計劃的辦法，前瞻着未來，以進行一切。勃魯姆是代表智理的，所以智理是在他的一方面。

第三章 政治舞台的要角

一 流動性的政治

談德國，談希特勒，談法國却要談到許多人了。法國衆議員有六百一十名，其間分成若干的小黨小派。法國共和以來六十四年中，內閣更迭過九十五次，每一個內閣平均的壽命是八個月。今日活着的法總理有十三名（註一）他們的稱謂都叫做主席先生 *M.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法國政治所以具有極端的流動性，可以說是爲了下列的因素。第一，卽如席弗萊氏 *Sigfried* 所說的，「法國人的心是左傾的，錢袋是右傾的，」所以他有矛盾的衝動。第二，法

（註）彭考，團勞，旭丹，潘拉第，杜美格，佛蘭丁，泰迪歐，赫里歐，佛蘭西馬沙爾，米勒蘭，史志格，薩勞和波奈松。

國政黨的畛域不像英美那樣分清。政治在大體上是人格的表現；議員們毋寧是許許多多的個人，而非嚴格的甚麼黨的黨員，現在的衆院裏，就有議員四十七名是無所屬的。

法國的選舉制度，可以說是英美制的混合。議會四年一選舉，內閣如被否決，就必須辭職；新閣成立以後，仍須向舊議會負責，因此引起了許多混亂的情形。因為政黨多，所以沒有一黨可以占有大多數；它們時常聯合起來。左黨雖不能組織成一個清一色的內閣，但是却有力足以推翻任何政府。

紀拉德 Albert Guillard 曾經這樣說過：法國各黨的名稱是非常淆混的，自由黨是道地的保守主義者，保守黨的精神，論調和方法却是含着革命性的，社會黨和急進派的左翼是屬於右黨，急進社會黨是迎合時機的；近年來最反動的法當局米勒蘭氏 Millierand 却是一個社會黨人，法國各政黨的色彩，是非常閃爍的，例如民主黨同盟，左翼共和黨以及共和黨聯合會這幾個名稱，連法國人也指不出它們的分別。

一個外國的觀察人看見法國內閣像走馬燈一般的轉動，時常會有過於看重它的意

義的流弊，其實這種內閣的遮障，並不占甚麼重要性，政府的機構是很牢固地把握在各部的常務官手裏，總理不過是一位名義上的執政，他不過是當時輿論狀態的一種風雨表，實際上還有官僚政治在他的背後，主持一切。

在事實上，法國和英國一樣。自從歐戰以後，政府僅僅經過五次激烈的變動，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四年，是國民黨的集團執政權，其中主要的人物有克里孟梭，普恩嘉寶和法國的財閥；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年是赫里歐的左翼黨聯合 *Cartel Des Gauches* 當政；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九，普恩嘉寶氏的國民聯合派銜着挽救法郎的使命，又重新登台；從一九二九起，反對財閥和法蘭西銀行的左翼黨又得勢，直到一九三四年為止；一九三四年杜美格氏組織全國政府，至一九三五年方由佛蘭丁和拉佛爾組織的中央派政府所代替。這便是法國戰後政治的五大時期。

法政府的蛻變，遇見外交形勢嚴重的時候，是具有很巧妙的作用的。國際會議，倘使與法國的利益發生了重大的障礙，法政府時常以一倒了事，把危機暫時的擱置下來。歐洲各

國遇見了這種情形，也是無可奈何。

在政黨分野的斷面，橫着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宗教。法國在宗教上分兩個極端，就是天主教和共濟會 *Fecinasus*。天主教派最大，包括國家主義者和保守黨，在財閥和軍部中占有絕大勢力；像善於宣傳的法蘭西行動黨 *the Action Française* 就是保皇黨，天主教的大部是忠於民國的，但是屬於右翼。

另一方面，共濟會的大部分却是左傾的。白里安是一個著名的共濟會員；赫里歐大概也是；旭丹亦是。據說左黨是在共濟會管理之下；他們是急進的共和黨，並且是反天主教的。他們反對財閥和銀行。

二 一位圓滑政治家

拉佛爾 *Pierre Laval* 於一八八三年生在奧佛尼州的夏台頓村 *Châtillon, the Auvergne*。他是巴黎近郊奧比維里市 *Aubervilliers* 的市長，塞納州的參議員，曾經歷任總

理和外長，他有個諺號叫「柴炭老闆」Le Bourrat。奧佛尼是法國中南部的要塞區，那裏有用花岡石砌成的古代堡壘。住在該地的農民，性情非常強悍，但是也極爲勤懇，機警，而且稟性純樸，有重視鄉土觀念。法國的柴炭商全是奧佛尼州的人。那裏人的相貌，多半和黑人相似；拉氏的嘴唇是厚的，而且有濃黑光澤的頭髮。

他的主要特質，便是具有能辨別實際的意識，而且十分乖巧。他合乎法語中所謂的 *malin* 一個字（這字的意義是很難譯的，大意是指一種胆大心細，巧而不滑的人。）法國有一個笑話，說拉佛爾真是聰明到家了，聯他的姓也可以顛倒的拼讀，不論自左至右，或是自右至左，皆無不可。他由赤貧而成功了富有，但是每次的賊案發生，他從來沒有被牽涉過在內。他敏捷得和一隻貓一樣。他對沒有完全把握的事，決不去幹，在每次跳躍中，他首先注意到適當的分寸，這一點也是和貓相像的。在應付一切，他很能幹。除去初步兵役外，他對於每次的徵調，全避免了。他的藉口是因爲患了靜脈硬化症。

一手提拔拉氏的白里安提到他的圓滑的時候，說道：「咳！我不像拉佛爾，我是不能夠

和每個人妥協的。」但是一般人全很需要拉佛爾。他在議室和衆院議席上所採的態度是非常有手腕。他是個優異的政客和調解人。他不倨慢和矯情；在各黨各派和各國的新聞記者中，他有許多的朋友。在法國要人當中，以他所認識的人爲最多。他雖然是交游廣闊；但是對於每人，都予以敏銳的注意，因爲生性好疑，所以他不能完全信任旁人。據說，他常偷聽他的秘書羅夏 Trochat 的電話。

他的父親是鄉村裏的一個屠戶。據說，他們的祖先便是侵略法國的非洲人。在他童年的時候，他曾做過散工，後來進學校讀書的時候，他閱讀過很多的書，當他十九二十歲的兩年中，他曾經當過鄉村裏的教員。以後他又研究法律，去巴黎作政治的生活。名義上他現在還是巴黎上訴庭的法官。在他比較短暫的執行律務期中，他並沒有辦過甚麼大的案件。他是許多公司中幕後的操縱人。他對於律務，并不十分熱心。他的興趣是政治，在這一方面，他有很大的成就。

一九一四年，拉氏第一次膺選任奧比維里的衆議員，這是他政治生涯的開始。他對於

這巴黎近郊的市區感情很好，決定在那裏長住下來，這小市儼然成爲他的第二故鄉。共黨在這個市區的勢力，十分強大，拉氏獲得他們充分的擁護，得以蟬聯那市長的職位。當一九三五年舉行市長競選的時候，拉氏所領導的政府，正在談判法蘇協定，所以共產黨員並沒有激烈地和他競爭。在他的選區裏，大家全叫他做「小丑」Pierrot，他和一般人全很好，而他的那副樣子和一嘴的齟齬，尤能博得窮人的同情。

最初他以強烈的社會主義者的姿態，踏上了政治的舞臺，至少在一九二二年以前，大家都知道他是屬於極端的左派。自從那時起，他一直向右轉向，到現在他已經是被認做中央派。他在政黨中是一個無所屬者，他自命是「獨立派」。拉佛爾和其它的法國政界人物兩樣，他並沒有利用社會主義，做從事政治活動的敲門磚，然後再把它拋棄掉。拉佛爾從來沒有做過正統的政黨黨員。他是一只孤獨的貪狼。據傳一九二〇年社會黨在都爾 Tours 開會，發生內部分裂的時候，他曾服從大多數的投票，贊成聯共政策，並且成爲一個跨黨的分

當他剛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他激烈地主張和平主義。他的名字被列在內政部著名的 Carnot B 裏邊，被目為危險的反戰分子。他拒絕充法蘭西的志願軍，在被強迫徵集後，他只短期的當了一名小兵。在歐戰最黑暗的時期，他的和平主義曾經得着一部分不滿意政府的軍隊的歡迎。一九一六年他在議會裏嚷着，「除却爲了（帝）俄外，我們決無訴諸戰爭的理由！」在一年後，他討論到在瑞典舉行的和平大會，他又嘆道：「史篤克荷姆（瑞京）是我們希望的曉星。」

一九一九年，佛氏在議會裏落選，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他是在政治的圈外。後來因爲他有調解政潮的勞績，突然被升擢入閣。那時左黨的聯合內閣 The Cartel des Gauches 正在改組，拉佛爾代表班樂衛和百里安，開勞那班人談判。爲了酬庸起見，他被任爲建設部長。開勞就住在他家，百里安也昃很喜歡他的。當百里安組閣的時候，便任命拉氏當內閣祕書長的要職，後來調任司法部長。

左派的聯立內閣傾圮後，拉佛爾在普恩嘉賓內閣的時代，很不得意。普氏嫌他太左傾

了。他受着這次的教訓以後，於是便在左派以外去找朋友，他結交了泰迪歐 Andre Thieu。一九三〇年泰迪歐組閣，拉氏充任勞工部長。白里安和泰迪歐全是拉佛爾很好的朋友。一九三一年一月，經白里安竭力的推薦，拉佛爾出而組閣，他任命泰迪歐做農業部長，因此失掉了左派的贊助。他的第一任內閣，計歷時十三個月，在法國歷任內閣當中，是比較長久的一個。

在任法總理的期內，他曾作柏林的訪問，這是大戰以來，法總理訪德的第一次。在國內他是一個萬能的人，他似乎更想進而做國際間的一位萬能人物了。德方對他曾予以很隆重的接待。(註)一九三一年六月，美總統胡佛宣布對德延債，拉佛爾氏極力反對，經過十七日的往返交涉，法政府方才予以接受。那一年的十月，他又去美國——法總理訪美這是第一次——和胡佛總統在萊比丹 Leipzig 舉行談話。那時候白里安氏的勢力，日見衰微。這

(註) 據傳當時的德總理卜魯寧氏 Brüning 爲慎防德國人民在車站上示威起見，特地命令偵探幾千人，和他們的妻女，假裝着歡迎的羣衆，在車站上迎接拉佛爾。

位「和平老人」老病侵尋；據一般的傳說，拉佛爾是有意的要攘奪他的權力，這話是不確的。他們兩人互相欽敬，不過那時的白里安是病重不能工作了。當一九三二年一月白里安氏辭職後，拉氏便以總理的資格而兼長外交。

一個月後，拉氏本人也去職了。素來慳吝的法國人對於他渡美的訪問，嘖有煩言。他和法蘭西銀行已結下了仇隙，因為他堅持法郎應該和英鎊聯繫，當英國放棄金本位的時候（一部分的原因，由於拉佛爾對美國延債建議的斤斤討論）法蘭西銀行便在紙面上損失了美金一萬萬元，所以拉佛爾只好下台。這次他又得到了一個教訓，當他下一次組閣的時候，他對法蘭西銀行便較為聽話了。拉氏這次閑散了兩年半的功夫。一九三四年十月，馬賽港的慘案發生，法外長巴多和猶哥斯拉夫國王亞力山大同時遇刺殞命，於是拉佛爾便重膺外長。一九三五年六月法國銀行家推翻總理佛蘭丁，於是拉佛爾又重出組閣，這次他當了六個月的總理。以後他沒有再上過台。

三 拉佛爾的手腕

拉佛爾不擅長演講，除非在絕對需要的時候，他從來不在議會裏演說。演說的時候，他常把左手放在褲子口袋裏，而拿右手在空氣中揮舞。據議會方面的批評，他缺乏優美的演說姿態。拉氏對這一點，是不屑講求的。照他的意見，祕密談話既然能收更大的效果，那麼又何必在議會裏發表什麼演詞？但是倘使遇到不得已，他不能不發表演說的時候，他常可以得到政治直覺的幫助。一九三五年六月，議會因為不滿意總理波益松 Bonisson 的悖謬措施，而發生了政潮，拉氏在議會發言後，立時便獲得議員的贊助。

在法國政界要人中，從來沒有著作的，大概只有拉佛爾一個。他也沒有充當法蘭西學院會員的志願。他沒有像班樂衛或是赫里歐那種嗜學的風度。他的理智是屬於工程師的。他不喜歡抽象，文質兩科和純文藝是於他沒用的。

拉氏是一個代表式的法國中等階級——他不是巴黎人——他具有明敏，和合乎選

輯與實際的特質。我們試拿他的智識和一個德國人，例如羅森培來比較一下。羅森培，正如美作家劉易士夫人 Dorothy Thompson 所說的，是一位智識很高的人，但是同時却完全是個傻子；像許多德國人一樣，他極聰明，但是同時也是令人難信地笨拙；他能夠在兒童可以駁倒的假設理論上，發揮出極漂亮的辯證法。拉佛爾是處於另一個極端的。他不僅能用他的腦筋思想，他的十個指尖，似乎也能思想的。

每一個德國人常感覺到民族的使命。而像拉佛爾這樣的法國人却只感覺到個人的宿命論。揭開一個德國人的表皮，你可以發現一只綿羊；揭開一個法國人的表皮，你却發現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根室夫人 Frances Gunther 曾經這樣寫過，「你剝奪了德國人的自由，你便可以把德國統一起來；你剝奪了法國人的自由，便要發生革命。」

法蘭西時人評傳

據說克里孟素曾經有過一句名言講：「白里安甚麼都不知道，但他對每件事都明白；普恩嘉贊甚麼事全知道，但他對任何事全不明白。」拉佛爾是適中的。他知道許多的事，但是并不是每件事全知道，他所明白的，甚至比他所知道的還多，但是他却承認他的理解有

限。他喜歡調停對抗的雙方。他是一位律師，但是對於法律的方式，却不很注意。他有一點是政界人士所難及到的，就是他不驕傲。

拉佛爾的夫人是奧佛尼地方的人，像多半法國政界人士的妻子一樣，她是不常參加公開的集會的。拉氏一家住在一所很小的沙夷別墅 Villa Said 裏，和法國著名作家佛郎士 Anatole France 是比鄰。但是他喜歡農村的生活，所以常回到他的故鄉，在那裏他置有一所巨廈。即使遇見政潮發生的時候，他也会在星期末溜下鄉去。他在鄉間置有兩三處的產業，在挪曼第的 La Corbière Normandie 地方還有一所牧場。他的美麗的女公子露瑟 José 常陪伴着他來往。

拉佛爾沒有甚麼癖好——但是醫生曾經勸告過他少吸些烟捲，現在他每天只吸八十枝了。他仍然帶用一九一四年前風行的白色領結，因為它不會褪色，而且可以洗濯。

四 法蘇協定簽字

一九三五年六月，拉佛爾着手組閣的時候，他並不願意當總揆一席。他甯願蟬聯着當他的外長，他的組閣是出於十二分的勉強，因為他知道這一席做不長久，而外長一職，却很有持久的希望。他最大的願望，是想做一位偉大外交家，放大眼光，和英義德獲得解決的方，以增進法國的安全。他非常希望，第一個被希特勒邀往柏林。(註)

當他在馬賽慘案後出任外長的時候，巴多新把中歐的樊籬修葺完好，使得德方受到了許多的刺激。不久薩爾便舉行公民投票，拉佛爾用非常合理和事務的態度，應付這個問題，竭力企圖安慰希特勒。他的政策是很合理的：他知道無論如何，薩爾是要重歸德國的，所以他決定用最漂亮的態度，交還薩爾。對於這件事的落得大方，並不需要出甚麼代價。他並

(註)關於此點，令人憶及馬賽慘案發生後的一個笑話：法國人在考慮邀請希特勒正式訪問馬賽！

且和艾登共同建議，組織國際警察，監察公民投票。這件辦法在歐洲樹立了一個極重要的先例。

一九三五年一月，拉佛爾訪問羅馬，和墨索里尼締結著名的法義協定，解決了法義間的一切懸案。他把里比亞 Lybia 的一些荒蕪，割讓給了墨索里尼，而換取了墨氏在中歐合作的諾言。但是這次的談話，却種下了一個禍根。當義阿戰爭發生的時候，法國一方面要顧全拉氏對墨索里尼的諾言，似乎已予墨氏在阿比西尼亞以自由行動的權利，而在另一方面，却不能不在國聯的機構內，和英國維持友善的關係。拉氏在這種情勢下，曾企圖在雙方能保持他的顏面。

拉氏從羅馬返回後，又緊跟着去到倫敦談判，在二月三日成立的英法協定中，英法同意在西歐方面，抱着一致的目的。兩國當局表示，願意成立空軍協定，來補充羅迦諾條約。德國對此的答覆，便是三月十六日的恢復徵兵令。英法義三國代表立時在斯特萊薩 *Stresa* 開會，組成一個聯合陣線，去應付違犯條約的國家，但是這團結為期不久。乖巧的拉佛爾於

是去到了莫斯科，和史達林簽訂了重要的法蘇協定，這協定的內容，實際上和軍事同盟並沒有甚麼分別。

不久，關於對義經濟制裁的爭執發生——再加上內政方面的陰謀——於是拉佛爾被打倒了，至少在暫時是這樣。

五 赫里歐剪影

法國急進社會黨首領赫里歐氏 Edouard Herriot 是一位遲鈍而勤奮的理想家。這黨是法國下院裏最大的政黨，多少和英國的自由黨有點相似。這個政黨其實并不急進，而且也不信仰社會主義。它僅僅是一個左翼的大聯合。赫里歐是一位雍容寬大的人物，很可以代表左黨的趣旨。普通的法國人多是急進派，赫氏便代表着這一種勢力。

赫氏於一八七二年生在里昂，現時還住在那裏。自從一九〇五年起，他繼續充任里昂市長。某次該市發生了反對赫氏的運動，他在市議會裏，縱聲號哭，使得大家感愧，又選他連

任。赫氏幼時是很窮苦的，自己努力求學。他當過教員，充任過里昂大學的教授，又被選做衆議員。

他是富有強烈情感的人，有時他會聲淚俱下。一九二六年他和普恩嘉賚爲法郎問題作強烈的辯論，他淚珠滾滾地說，「諸位，不要在我們母親（指法國）病榻的前面爭吵吧。」他時常喜歡把手拊着心，傾瀉他的熱忱。所以諷畫家拿它當做材料，畫他的腔子裏，有六七顆心。

赫里歐和那乾枯瘦削的普恩嘉賚氏正成功一個反對，赫氏具有魁梧雄偉的軀幹，食量過人。他嗜食俄國的魚子醬，他訪莫斯科的時候，大吃特吃，肚子幾乎漲破了。他講他的健康好，因爲他完全不近酒精，但是啤酒他是不禁的。

一九二四年赫氏第一次組閣。他的內閣一反克里孟素和普恩嘉賚的政策，當時歐洲的觀感，爲之一新。赫里歐——和英國麥克唐納氏一起——被看做了一個新的和解時代的徵象。尤其是赫里歐氏具有那樣壯碩的體魄，那種霸然學者的風度，叫歐洲感覺到他們

所忘却的法蘭西又復活了，那是虛騷的古典的人道主義的法國，那也是偉大革命理想的法國。

在他執政的時期，盡力反對普恩嘉寶主義。他改善了英法僵化的關係，對英成立了妥協，他又解決了賠款問題，與德國和解。他組閣後兩月，便撤退了魯爾駐軍，實施道威斯計劃。這些事現在看來，雖覺很小，但是在當時，一般却公認作偉大的成就。赫氏給予歐洲一個新的出發點。法國依賴國聯的政策，就是在這時期起始。

一直到一九三〇年，赫氏不斷地研究一種裁軍的計劃，希望德國能夠參加。終止賠償問題的洛桑會議，就由他代表法國出席參加，他是一位再適當沒有的人選。在法國總理當中，他是第一個對蘇俄親交的人物，遠在一九三二年，他就和蘇俄締結了不侵犯條約，後來他因為主張法國應該償付美國的戰債而去職。

經過了打擊以後，赫氏所抱的理想，逐漸地暗淡了。像其他的自由黨一樣，他作了很大的讓步。他參加了杜美格的聯立內閣，雖則急進社會黨並沒有參加，有人期待他反對金本

位和指斥拉佛爾倒在銀行家的懷裏，但是他却充任了拉佛爾內閣的關員。據赫氏的朋友講，赫氏這樣做，目的僅在監視拉佛爾在日內瓦的行動，以便把他納入正軌。

赫里歐很善於演說，吐音清亮，事前並不須預備。一九三三年赫氏乘「法蘭西島」號郵船自美返法，適與波蘭的世界鋼琴名手巴德魯斯基同船。那一天是波蘭的國慶日，於是巴氏對舟中的乘客奏彈名曲，由赫里歐主席，他發表的那一篇演詞，十分猷美，聽衆都以為這可以稱作雙絕。

和許多的法國政治家一樣，赫氏是很擅長寫作的，他的文章可列入第一流。對於鍊字鍊句的工夫，是他的拿手。赫氏著了幾本書，內容都是很好的。他寫的音樂家貝多芬傳，尤稱傑作。

現在赫氏在本黨裏，地位很爲困難。新進的領袖達拉第氏瞧不起他。在一九三五年底，他成功了一個很慘淡的人物。當他走運的時候，他是太強了；後來又太弱了。他的中心思想，一向是沉浸在挽救法國的一點。但是他究竟想挽救法國脫離甚麼禍患，却沒有人知道。

六 銃手達拉第之羣

法衆院議員達拉第氏 Edouard Daladier 一八八四年生在法國的南部。「野牛」、「神祕者」和「寡言人」是他的許多徽號。他的面貌長得非常像拿破侖。他在里昂大學讀書的時候，赫里歐是他的教授。他處於赫氏的庇護之下，有十年之久。現在他倆却成爲政敵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達氏和他的黨員們，曾用武力解散示威的民衆，博得了「銃手」與 ushers 的稱號。這一班人是急進派的叛徒，他們現在和左翼結合，主張採取激烈的改革手段。

達拉第是很硬直的。他的演說拙實而有力。他過着一種簡單的生活，十分平民化；他的爲人雖不甚機警，但是很有聲譽。他的夫人是富家出身，然而奢侈不是達氏的習性；他不是一个野心的投機家，他和那鋒鏗逼人的泰迪歐氏正處在兩個極端。

一九三三年是達氏物望最高的時代。英國方面對他的情感很好；他和德國的關係也

不錯。在當時棘手的环境中，他似乎是一位很適宜的德謨克拉西的領袖。他在總理任內，又兼任陸長。一九三三年十月間，他因為減薪問題的爭執去位。他第二次組閣是從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起到七日，其間只有四天，在這短暫的四天當中，却闖下了很大的亂子。史達維斯基大騙案和巴黎的暴動給予他一個極大的打擊。他惟有用開槍的手段，驅散協和廣場上的暴動民衆。首先開槍的雖是羣衆，但是他的責任問題，却無從開脫。他陷入了一個無可逃避的暗窟，「法蘭西行動黨」常稱他做「兇手」。

自從那次大流血案以後，他積極地趨向左傾。他的一派人加入了共產黨和社會黨組成的「人民陣線」，而從事抗拒法西斯主義。他的政綱有三點：（一）取消火十字團 *the Croix de Feu* 和其他暴動的武裝團體；（二）法蘭西銀行的國營；（三）對某種工業施以社會主義化。

旭丹 在達拉第兩次內閣中間任法總理的是旭丹 *Camille Chautemps*。旭丹的聲望比較達拉第差得多；他是一位政客，一位澈底的官僚。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共濟會會

員。達拉第和大騙案沒有關係，旭丹却未免被牽入了；在史達維斯基全盛時代，旭氏正充任內長，和他有舅舅關係的勃萊薩氏 *Pressard* 任巴黎檢察長。爲了史案，在保皇黨和財閥卵翼下的右派報紙，把他攻擊得幾於體無完膚，甚至在他下台以後，也沒有停止，這是若干年來法國稀有的現象。結果他只好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他現在仍然是一位參議員。按說法國總理未經議會不信任案的表決而辭職的，在法國憲政史上，實以旭氏爲第一人。他受暴動者的壓迫而去職，實在是一個很不幸的先例。

佛羅特

達拉第內閣時代的內長是佛羅特氏 *Eugene Frot*。他生就了一對很活動的黑瞳人，在那瘦削的頰上，繞着一部黑色的兜腮鬍子。他是一位青年的律師。有人叫他做「左傾的法西斯黨」。他是二月六日大暴動當中的一位主角，巴黎警察廳長紀亞伯 *Chiappe* 是由他免職的。紀氏說他要討好火十字團。更有人講他有心要引起左右派的衝突，希望到適當的時機，他可以上台。保皇黨常指斥他是「暗殺黨」。

阿特

在衆統手之中，還有一個空長阿特 *Pierre Cot*。他是文弱的學者，相貌不大

引人注意，但是他很有辦事的才能。他任空長以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學習飛機的駕駛。他當了好多任空長，但是在大暴動以後，他就被淘汰了。

下野之後，他和達拉第加入了左翼的聯合戰線。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法國舉行國慶的時候，他在巴斯狄爾方場參加「人民前線」的示威運動，他坐在汽車頂上，張了一面很大的三色國旗，在他旁邊還有一輛插紅旗的車輛。示威羣衆對他高喊着「獨裁者萬歲！」達拉第和其他的領袖們全是步行着，所以看見柯特的人，比較看見達拉第的人多。據一般人的批評，柯特雖則是一個好人，但是却不是一個要人啊。

七 急進派點將錄

開勞 Joseph Caillaux 今年是七十三歲了。一九一三年他的夫人殺死「費加羅報」的記者 Gaston Calmette，此事曾經轟動過一時。開氏是急進社會黨裏的重要分子，和赫里歐、達拉第鼎足而三，在政界是很有勢力的；他曾做過參院財政委員會的主席。

他老了，但是依舊是很漂亮。他有清俊的儀表，高傲的稟性，和玲瓏的頭腦。青年人對他，有極端欽佩的，也有極端厭惡的。在歐戰中，他很大胆地昌言，勝敗雙方，全有遭遇到災禍的可能，因此克里孟素認他有通德的嫌疑，把他監禁了，直到一九二〇年，方才予以審理。參院判斷他犯了「出言不慎」的罪名，褫奪公權五年，並且不許他居留巴黎——這是一種對待奴販、毒販和匪類的懲罰，但是開氏却是一位富豪，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直到一九二四年赫里歐執政時代，方才把他赦免。

保羅·彭考

Joseph Paul-Boncour

是法國最著名的律師。在議會裏資格頗老。最

初他是社會黨黨員，後來自己組了一個政黨，不久就消滅了。他的相貌很像米哲安琪羅所塑的天使，額角是很寬廣的，頂上紛披了一頭蓬鬆的銀髮。他任外長的時候，因為對於德國的態度太柔和了一些，很遭軍部之忌，幾被免職。他出席日內瓦的時候，每次大展詞鋒，很受人們的欽佩。某次波蘭外長貝克訪法，彭考忘了去車站歡迎他，貝克因為此事，曾深感不懌。像白里安一樣，彭考是一位氣宇寬宏的和平主義者；他很有重長外交的可能。在個人

方面，彭氏是一位很瀟灑的人物。有人私謔他做「羅曼坡的唐寅」Don Juan of Lovable。而法蘭西行動黨却叫他做 Paul-Arlette-Boncour。這名字的由來，是因為他曾經和那美麗的西門雅蘭女士 Arlette Dimon 相識，女士就是大名鼎鼎的史達維斯基夫人。在騙案發生前，史夫人在醫院臥病，彭氏就是當時去探病的兩位閣員之一。

薩勞 Albert Sarraut 也是一個急進黨的黨員。他組閣已不止一次。他是厭惡共產黨的。當他在普恩嘉賓內閣中充任內長的時代，曾任命紀亞伯做巴黎警察廳長。

彭納 Georges Bonnet 是一位財政人才，曾經做過好多任的財長。一九三〇年他曾經和史達維斯基在斯特雷撒共餐，但是他本人却否認這件事。所以法蘭西行動黨叫他做誑言者 Bonnet le Mentaur。

齊隆 Henri Cheron 也做過多任財長。在海牙會議裏，英財長施諾登氏會稱他為一個「怪特而可笑」的人。但是法國報紙已經代他出過氣了。當施氏晉爵的時候，法報捉住了這個機會，便標了一個大大的標題：「施諾登子爵——怪特而可笑的。」這種湊巧的

機會真可謂天造地設。

達里米爾 Albert Dalimier 在急進黨內閣中曾經占過一席。他因為推舉貝育納證券而引起大騙案的爆裂。急進黨因此開除了他的黨籍，但是此舉已經太晚，無裨大局。

八 右翼兩尖端人物

泰迪歐 法國右派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第一當推泰迪歐 André Tardieu。泰氏於一八七六年生在巴黎，他有一個徽號叫做「鯊魚」。因為他是巴黎人，所以為法蘭西社會層中堅的各地方人士，不大信任他，這也許是他政治生涯不十分得意的原因之一。他曾經三任揆席，因為他的野心太大，所以他現在的地位，反而不能副他少年時代的襟抱了。他在高級師範卒業的時候，名列全班第一，應外交官考試，又以第一名及第；在廿三歲的時候，他就做了當時法總理瓦爾達克·盧梭氏 Waldeck-Rousseau（一八九九年）的祕書長。

法蘭西四時評傳

從一九〇二到一九一四的十二年間，他曾歷充「巴黎時報」、「費加羅報」和「世

界評論」等各有名刊物的記者。有人期許他是近代法國記者中的第一流人物。在那時期，他兼任政治學校和高等軍校的歷史教授。他的著作有現代史六冊。一九一四年他首次充任衆議員，這是他投身政治舞台之始。歐戰初期，他常在前線作戰；他曾經受過創傷，中了瓦斯的毒，因此得到法政府的褒獎，並且受克里孟素的識拔。自一九一七年起，他便跟隨着克氏。他任過駐美專員，因為他周旋中節，擅長交際，又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語，所以到處受人們的歡迎。後來他又充任巴黎和會的代表，奉派駐在被解放區域。

這樣一位明敏而深負人望的人才，只可惜被許多的流言所中傷。有一次在總理任內，他因奧斯特里克銀行風潮案，被迫去職。後來議會調查的結果，證明他和奧斯特里克 Oustrie 案并無干係。他雖和奧氏同過宴席，但是當時還有社會黨首領里昂勃魯姆 Leon Blum 在座。史達維斯基騙案發生，泰氏的名字又被提及。因為史氏支票簿的存根上寫着「Baviere……三十萬法郎」的字樣，很引起了一般的注意。但是以後證明，這是史氏開的頑笑，與泰迪歐無干。

在杜美格聯立內閣時代，泰氏爲了打擊急進黨，辭去閣席。在一九三五年，他是退休了。據人說，他在里維拉 Rivera 休養，頗好聲色之樂。又有人說，據醫士的診斷，泰氏有一種疾病，恐怕將不久人世。這一般的傳說，還待考證。右派的泰迪歐和左派的達拉第有一點相同，就是他們全蔑視憲政的程序。泰氏講，按照現時的憲政組織，他決不再行入閣。非得法國有法西斯化的一日，他不再脫穎而出。

曼德爾 法國政治舞台上有一個傑出人才，他雖然以超然派自命，但是實際上仍屬於右翼。這人就是喬治·曼德爾 Georges Mandel，他的真名叫羅斯查爾德 Terboam Rothschild。從一九一七到一八年曼氏是克里孟素手下的第一把助手。因爲虎授專門注意戰事，所以在這兩年當中，法蘭西的實權，完全握在他的手裏。直至一九三四年爲止，他是法國政治舞台上的幕後操縱人物。他明瞭一切，他也不遺忘一切，所以他在議會裏每一發言，大家全得注意傾聽。在歷次總理組關的時候，他一向謝絕加入，直到佛蘭丁組關，他才出任郵電部長。曼氏對於法國的政情，最爲熟習。他簡直是法蘭西現代政治的一部行動的百

科全書，從這上，他的勢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和克里孟素認識，還是在克氏辦報的時代。他初見克氏，請求他給予一個位置。克里孟素向他戲言道，「好一隻醜陋的耗子啊。」曼氏指着對面玻璃裏克氏的影子，應聲道，「對呀，這鏡子裏不是嗎？」克氏派他寫國際論文，有一次克氏對他說，「曼德爾，你寫的論文還不錯。就是太複雜了。以後你寫文章，每句只須用一個主詞，一個動詞，一個賓詞。賓詞必須是直接的。倘使你要用間接賓詞的時候，還須先商得我的同意。」

在此後十五年中。曼氏用間接賓詞的場合太多了——而且那并不是寫在文章上。

九 社會黨的名人

馬格 法蘭西社會黨裏有個副領袖馬格氏 Adrien Marquet 因為不滿里昂勃

魯姆華貴的派頭，在一九三三年便脫離了正宗的第二國際（社會黨）組成一個新的有力政黨，叫做新社會黨。馬格原來是一位牙醫，現任波多市的市長。他是一個投機分子，一種

小有才的人物。馬氏在波多所組織的黨的機關，很可與赫里歐在里昂的機關媲美。在法國政界人物中，他可以算是少壯派。他的相貌生得很伶俐而英俊。在為人方面，他十分坦率。某次有一位社會黨的老黨員到波多市政府去見他。見面之後，不斷地稱他做「同志」。馬格氏向他警告道，「別稱呼我做「同志」。在這辦公室外邊，我是同志。但是在這裏，我却是市長！」

馬格和勃魯姆決裂的原因，由於他不相信正宗的國際社會主義足以迎合歐洲戰後的迫切需要。「秩序，權力，國家」是他的標語。他公認他很欽佩德國國社黨的一些特點，勃魯姆於憤激之下，斥責他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馬格氏的答復是社會主義必須革新，賦予他新的生命，他以為世界以及法國的需要是一種「善良的權力統治主義。」他在波多曾經推行過若干利民的改革運動。後來因為他參加杜美格聯立內閣，黨員們認他違悖黨義，於是他被迫脫黨。

戴特

新社會黨現在的首領是戴特 Marcel Deat，他的機警和馬格相埒，但是人

格或許還在他以上。和許多左派人士一樣，他以為金融握在少數人的手裏，是對於國家的一種威脅，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心裏却很贊同法西斯黨的職團主義，他曾經說過，「我們不能把德謨克拉西弄成了無政府和無辦法，秩序和權力不就是獨裁，在另一方面，它們可以成爲德謨克拉西統制的一種福祉，國家的意義並不是國家主義或是經濟鎖國主義。」戴特現在剛過四十，是法國有名的演說家之一，他是很勤懇的。顯然地，他的前途是很不可限量。

十 賴伯倫總統

法總統賴伯倫 Albert Lebrun 是位年高德劭的人。除非有意外原因，他的任期要到一九三九年方才屆滿。他和其餘的法總統一樣，爲人是很平穩的，沒有鋒銛，也沒有怪特的地方。有人講他以善於墮淚出名；漫畫家嘗畫他浸在淚水的坑裏。有一次有一個騎自行車的人把他撞倒了，他反而給那人五百個法郎。有人替他起了一個徽號叫「破破。」因爲他

剛任總統不久，曾帶了夫人和一班子孫們，拍攝有聲電影。他有個孫子哭了，他趕緊把他攬在膝上哄他，嘴裏發出「啾，啾」的聲音。這張片子在全國開映以後，這聲音便普遍地傳開來了。

賴氏原來是普恩嘉賓手下的人，前總統杜穆爾遭慘殺後，他便繼任總統。他雖然屬於右派，但是和急進黨歷任內閣，頗能相得。

十一 中央黨首領與宿將

佛蘭丁 席佛萊有一句話說得很有意思，他說：「法國政黨裏的中央黨，並不是政治上的那種自然集中點，而為左右翼中間的分水嶺。」中央黨裏的代表人物，第一名自然是佛蘭丁 Pierre-Benoite Flaudin 了。他不能算一位真正的領袖，他也沒有活潑的才具，然而他有許多特質是值得稱讚的：勤懇，能權衡輕重，他是一位經濟財政的專門人才。但是因為他傾向膨脹政策，所以受到了財界的排擠。

「摩天樓」是佛氏的雅號，他身長六英尺四寸，骨格魁梧，儼然像一座巨塔。他四十五歲便充任法國總理，在歷任總理當中，他的年紀是最輕的。歐戰時代，他在空軍中服役，他雖然是中央黨黨員，但是他擁護共和主義很為熱烈；他的家屬和重工業界雖有密切關係，但是他本人却反對寡頭政治。每天早晨，他不喜歡看報紙，只在整容的時候，聽着七點十五分廣播的新聞節目。在總理任內，他特意裝了一個祕密的電話，以避免政治情報部竊聽他的談話。

中央黨裏還有兩位值得注意的人物，一位是航政部長畢特利 Francois Piéri。他將來很有組閣的希望。另一位是陸長法伯雷 Jean Fabri。

韋剛將軍 一九三五年春天，法國的陸軍總監韋剛將軍 Maxime Weygand 因年老（六十八歲）退休了。但是歐洲倘使一旦發生事故，這位以華沙戰績著稱的老將，一定是復起，充任法軍總司令的，這一點誰都認為沒有疑義。

他進聖希爾軍校 St. Cyr 攻讀的時候，是個外國學員 a Titre étranger（他生在

比利時，傳聞係比王理阿博二世外寵所出。他在學校中的學績，冠絕儕輩。瑪恩第一次戰役以後，霍飛便委任他做福煦的參謀長，在歐戰期中，他始終隸屬在福煦的部下。福煦和韋剛一樣，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所以每天早晨，他們二人一起做了彌撒之後，才開始一天的作戰。

歐戰終止後，福煦把韋剛荐給波蘭。他着手改組波蘭的軍隊，整飭紀綱。過激軍侵入波境的時候，韋氏在華沙一役，將他們擊退。但是他并不矜伐自己的功績。韋剛的爲人是很坦直的。他常講，俄波兩國的軍隊是世界上最劣的。

克里孟素曾經這樣的批評過韋剛。他說，「韋剛有一點過人的地方，他知道怎樣工作，他不尚空談。他到波蘭去，我不知道他在那裏是幹的什麼。但是他對於應做的事，全做到了。這就很好。福煦也不笨。他有一種馴良的天才和簡單的習性。韋剛又不同了，他是很溫和而沈着的。不過他對於宗教信仰，太過分了一些。」

韋剛因爲篤信天主教，所以左派對他常存着猜忌。他們時常指摘他具有政治的野心，

把聖希爾軍校變成了一個天主教的堡壘。韋剛一向是痛惡過激派的。當他做敘利亞總督的時候，赫里歐把他排擠去了。到現在他還沒有得到元帥的位號。原因大概是爲了惟有總司令方才可以做元帥，韋氏的職位，只是一個參謀部長，所以還相差一間。韋剛現在是右派和法西斯派的驕子。

法國左派的軍人中，有在杜美格內閣裏充陸長的貝當元帥 Pétain，他是一個很忠實的共和黨員，右派不反對他的理由，是爲了他的彪炳的勳績。貝當現在已經七十九歲，對於軍政各事，已不過問，所以他現在不成爲一種勢力了。

十二 法國型的希特勒

在法國各政黨當中，最惹人注目的自然是新興的法西斯黨。這次競選的結果，它雖然爲左黨所屈服，但是這是暫時的現象，我們不應該對它忽視。現在把這位法國型的希特勒，

火十字團的領袖洛克氏 Lieut-Col Casimir de la Rocque 在這裏介紹一下。

洛克生於一八八五年，他是將門之子，他的父親是伯爵，是奧佛尼 the Auvergne 砲兵隊裏的一位將軍。他長得瘦長的個子，風度是很清皙而挺秀的。個性方面，他長於組織，並不是一個煽動分子。他有很豐富的智識，只可惜缺乏一些熱力和磁性。有識斷，有勇敢是他的長處，但是他沒有可以令人景仰的魔力。

他在軍隊裏服務的經歷，說起來是很有興味的。在聖希爾軍校卒業的時候，他的成績很為優異。一九〇七年，他在摩洛哥服役，他在北非一共居留了九年，很受已故廖代元帥的賞識。他能操極純熟的阿拉伯語。因為在戰陣上受傷，所以他曾經得過好幾個勳章。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他隸屬於福煦元帥的參謀部，後來又跟隨着韋剛將軍到波蘭去。一九二五年他又奉調到摩洛哥，去平亞伯都爾 Abdel Krim 的亂事，他擔任諜報主任。一九二八年，他方才退伍，從事組織火十字團。

從門第上講，他是屬於上中階級的，他是一個天主教徒，他的觀念是反自由主義的。他

有一個長兄比爾伯爵 Count Pierre de la Roquette 是法國保皇黨領袖巴黎伯 Comte de Paris 手下的參謀長。可是他哥倆們並不很親睦。洛克自命是不過問政治的，他不願意公然地受保皇黨的贊助。

他的主義要把愛國的熱忱，軍隊的紀律和宗教的信仰，混合在一起。他雖然握有很大的勢力，但是並不承認有當獨裁者的野心。他說，他所希望的只要能維持國家的秩序。雖然他的徒黨時常想作政治的活動，但是他本人却從來沒有參加過一次競選。他講，他是很願意贊助任何「有用」的政府，而攻擊任何「危險」的政府。但是這裏所謂「有用」和「危險」的界說，却不十分明瞭。他的社會政策是慈善性的，他在貧民區設立粥廠，他舉辦幼稚園和貧民療養院。

洛克雖然只是一位平淡的法西斯領袖，但是大家全很怕他。像希特勒一樣，他也祕密組織軍隊，可是規模沒有棕衫軍那樣廣大。最初參加火十字團的團員只限於曾經上過了「火」線，并且得着「十字」勳章的戰士。這便是火十字團命名的由來。該團的宗旨，在「爲

祖國犧牲，爲法蘭西恪盡國民的天職。」這種黨綱可以說是很籠統的。最初團員的主張很爲左傾，他們的正式政綱中，有一條規定要打倒法蘭西銀行的勢力，但是洛克本人却和資本家很爲接近。據說法國著名實業家王德爾氏 *Francois de Werdel* 也是火十字團團員，他執有第十三號的會員證。這人和洛克的關係，大概就等於泰森 *Elysson* 之於希特勒。在洛克的贊助人中還有一個摩西爾 *Ernest Mercier*，他是法國電氣業的大王；一位孟穆 *Munn*，是開設香檳酒廠的主人。

洛克和希特勒一樣，現在也屏棄了他手下的一些社會主義的黨員。有一個很得力的黨員茂輝 *Bertrand de Mandhu* 現在已經脫離了火十字團，這個和司陶塞 *Otto Strausser* 脫離希特勒的情形，又很有些相像。右派的黨徒中，也有人對於洛克表示不滿，他們以爲他的行動是太紆緩而謹慎了。他曾經三次放過了掌握政權的機會。這也許和希特勒一樣，他是想用合法的手段，獲取政權吧。

火十字團現在有團員三十萬人，平均每天有二百人報名入黨。團員的資格必須是參

戰軍人或是他們的兒子，團裏的紀律極嚴，組織的方法也十分嚴密。團裏有供運輸用的汽車多輛，並且有飛機七十三架。

十三 人民陣線的組織者

法國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聯合陣線，是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間組成的，這是一
 個很有意義，而且在事實上，具有革命性的步驟。這種集團的產生，在歐洲各國中還是第一
 次。社會黨的黨綱在挽救德謨克拉西，而共產黨却主張去鏟除它，兩黨處於矛盾的地位，所
 以他們的合作，從表面上看來，不免叫人驚怪。這原因是起於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的巴黎
 大暴動，兩黨全認此舉是法西斯黨企圖革命，所以兩黨認為有合作的必要。這種聯合陣綫
 成立以後，最初的結果，就是久處於敵對地位的兩個工會的體系，宣告合併。原屬社會黨的
 工會叫「勞動總同盟」O.G.T. (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共產黨的機關却
 叫做「統一勞動總同盟」O.G.F.T.，他們合併之後，又組織了一個參謀總部，叫做「聯

合反法西斯行動委員會 (U. A. A. Committee of United Anti-Fascist Action)

在二月暴動中挽救共和政體的達拉第、佛羅特、柯特和其他一班的「銃手」們於一九三五年七月率領了急進黨的左翼黨員加入了這個聯合陣線，當時曾經使得赫里歐大感不安。達拉第氏是主張成立一個範圍廣大的左翼聯合政黨的。

推原這聯合陣線的形成，並非出於警廳長紀亞伯或是法蘭西行動黨的力量，而是由於史達林。史氏主張緩和世界的革命，所以各國共產黨方才獲得和他黨妥協的餘地。當一九三五年春天拉佛爾去莫斯科訪問史達林的時候，史氏曾經宣布過，法蘭西的同志們應該取消革命，而和法西斯黨的敵人聯合起來，盡力地贊助法政府和軍隊，以對抗法西斯的勢力。

法蘭西時評人傳

但是實際上使得法國左黨聯合陣線能夠產生的人物却是裴舍利 (Gaston Beryery)。他是一位傑出的青年政治理論家，最初他是急進黨員，後來又變成了超然派。他因為反對杜美格組織聯立的內閣，曾經單獨辭去了議席。有一次他在他的選區芒德 (Mantes) 競爭

補選，努力奮鬥的結果，在一萬六千票之中，他以幾百票之差而落選。

裴舍利是一個很精明而善於矯飾的青年。他的夫人瓊斯 Bethina Shaw Jones 是美國人，長得很高的個子，裝飾很摩登，但是性格却頗為沈默。某次在競選的時候，她帶着一羣猴子和裴氏一同作競選運動。因為芒德是普羅階級占大多數的選區，對於這種布爾喬亞的頑意兒不大看得慣，於是結果裴氏是失敗了。

在他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黨的聯合陣線以前，裴舍利曾經發起過一種運動——不是正式組黨——最初叫做「市區陣線」The Front Commun，後來又改做「社會陣線」最後定名叫「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它的目的和「聯合陣線」一樣，就是聯合左翼各黨，對於法西斯主義和軍人派拚命奮鬥。裴氏並不是一個理論家，他兼有理想家和實行家的長處，一切的主意是由他出的，而歸旁人執行。

結果，人家替裴舍利起了許多徽號，如「法蘭西的列甯」、「民國的尼羅」和「馬爾拉與魯貝斯比爾的聯合」。實際上，他既不是共產黨，又不是社會黨。他講他的運動僅僅是

反資本主義的。他想把占法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農、工和中等階級聯合起來，去反抗那剝削他們的百分之五的資本家。裴氏是一個受過教育的貴胄派，他並不是普羅階級。他相信社會主義把普羅階級的地位過於重視了。他講，在法國四千二百萬的人口當中，只有七百萬合乎馬克思所指的勞工條件。

法國左派現在的迫切需要是一位領袖。裴舍利還夠不上這種資格。他的智識是太淺狹了。達拉第大概沒有充任領袖的可能，勃魯姆也頗為勉強。共產黨的道瑞斯 [Thores] 和卡沁 [Caixin] 又不為他人所容，所以左翼中很有才難之嘆。在旁的國家裏，常是為人謀事的。在法國情形恰正相反，却是爲事謀人。

據一般的觀察，這次人民前線的勝利，實在是對於法西斯黨的一種有力的阻礙。法西斯黨想要獲得法國的政權，勢非訴之於武力不可。

第四章 西班牙內戰

「在歐洲各國中，沒有一國像西班牙那樣的易於侵入，但是也沒有一國較比她更難於征服。」

英國麥高萊貴族

一 階級鬥爭的涵義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西班牙發生內戰。國內有一班性好魚肉人民的軍閥，揭竿而起，反對民治的合法政府，把西班牙半島，蹂躪成了一片瓦礫。一種軍事的大政變結果引起了思想的鬭爭。德義兩國援助西班牙的法西斯黨，而蘇俄到後來也去幫助了西政府軍。在開戰的第一年中，死亡的人數幾乎有五十萬。這種兇殘的流血，在現代是很少見。德義的干涉極有成爲世界大戰導火線的可能。

西國內戰所表現的裂痕，無論從橫的或從縱的方面觀察，全是很重大的。貧苦的對抗富有，工人對抗兵士，俗家對抗高級的教士，義勇軍對抗傭兵，農民對抗貴族，無立錐之地的人民對抗封建式的大地主，民治對抗法西斯主義，這一切對立的現象，在西班牙全發生了。這些矛盾現象雖然不是西班牙所獨有，但是西戰能在全世界發生回響，却是不足異的。在情感上它成功了一種世界的鬭爭。因為它涉及了階級和宗教兩種關係，所以這鬭爭，格外來得激烈。

有幾件根本事實，常被宣傳所淆混，我們應該首先來辯正一下。說西班牙的內亂是反赤運動那是不對的。這件事是弗朗哥和他的徒黨所引起的。在事變初發生的時候，西政府裏並沒有共產黨員，甚至社會黨員也沒有。直到亂事發生後，方才有兩黨的人物加入。它雖則是一個左傾的政府，但是它的政綱很為和平，並沒有馬克思主義者參加。

第二，是關於外國干涉運動時間先後的問題。我們現在已經證實，德義的干涉遠在蘇俄援助西政府幾個月之前。德義兩國的飛機，從一開始就十分活躍，這也是在國際義勇隊

組成前的幾個月，而蘇俄和義大利更有一點不同，就是她始終並沒有派兵到過西境。

支持雙方的力量，在國民軍方面有軍官、貴族、天主教徒、保皇黨、那法爾 Navarre 的查理派 Carlists，法西斯黨 Falangistas，一些工業家和全國的警備隊 Civil Guard 在他們當中，更有德國人、義大利人，以及西屬摩洛哥的回軍、里孚人 the Rif、西班牙客籍軍等等。總而言之，這裏邊除去查理派和法西斯黨員以外，很少是真正的西班牙人。

在政府方面，最初只有政府。到後來方才有左派的共和黨、自由黨、民主主義者、社會黨、共產黨、無政府黨、工團主義者。此外還有巴希隆那的加泰隆派以及和巴斯克自治主義同情情的天主教徒。巴斯克的教士們是一致擁護西政府的。它包括全體的農民、無土地的人，以及大多數的工人。它并且包括大多數的共濟會會員 the Freemasons，中產階級和智識分子。因為軍官有百分之九十五全是依附弗朗哥，所以政府的軍隊，在起初是異常不穩；自從經過血戰，并且得着外國義勇軍的幫助以後，政府的軍隊也變成了精銳。民團成了人民的軍隊，主持軍紀的不是軍官，而是從下層發動的。

西戰的意義不妨拿一句話來概括。西班牙的平民在若干世紀的封建勢力壓迫下，現在開始來尋求進步了。他們勇猛鬪爭，希望能克服這反動的變亂。這是個左右之爭。西班牙人民大家起來了，保衛那脆弱的五週歲的民國，因為無論如何，這民國終究是他們自己的。

二 智識份子統治

一九三一年四月組成的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曾經給予全世界的自由主義者以很大希望。它包含着許多中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大部分是一些教授、學者和著作家。在精神方面締造共和的人物，並不是些政客或是武人，而是一些醫生，像研究血管學的專家馬拉能博士 Gregario Maranon（革命黨人曾經在他家開會集議），哲學家像烏那摩諾 Miguel de Unamuno 和甘薩特 José Ortega y Gasset（甘氏所著的「羣衆的反抗」一書很可以表現出這運動背後的思想），在政府人員中還有文學家，像前總理亞柴那 Maura Azana，教授像里阿士 Fernando de los Rios，和勞工運動的首領，像加巴勒羅 Largo Caballero。

(他曾經當過石匠。)

尤其特色的是西班牙政府揀派的駐外使節。我們不妨假想着英政府委任韋爾斯 H. G. Wells 赫胥黎 Aldous Huxley 和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做駐外的最重要的使節，便可以明瞭西政府銓衡的意義了。它簡派大學教授兼新聞記者馬達里亞加 Salvador de Madariaga 駐日內瓦。駐英的大使是有名的小說家阿亞拉 Ramón Pérez de Ayala 駐德的大使是左傾的社會黨員阿拉奎士丹 Luis Aragonés 還有曾任英國「曼哲斯特衛報」駐西京的記者凡育 Julio Alvarez del Vayo 現任駐墨西哥大使。駐義的西大使是一位詩人，而駐智利的使節却曾經翻譯過韋爾斯的「世界史綱」。

共和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製訂憲法。這是一個最特出的法典。它流露着盧騷和傑弗森——甚至威瑪憲法的氣息。它推翻了宗教，造成了政教的分立，并且宣布西班牙為各階級的勞工國家。它取消了私生律，施行強迫教育并且允許婦女參政。它使得離婚法成為簡易。它允許勞工可以分享他們勞力的報酬。在世界各國中，西班牙的憲法第一個把國

家主權讓給了國際聯合會。除非經國際聯盟約的核准，西班牙政府是禁止宣戰的。

可是在實際上，這憲法的施行却發生了問題。這新進的國家太偏重紙上的空論，而忽略了它的實施。它只求名詞的動聽，而輕視了具體的政策，它的領袖像阿柴那這班人，太醉心自由主義，甚至對於想摧毀言論自由的人們，也允許他們發表自由的言論，他們想不用革命的手段來深刻的改變社會的組織。他們的主張是錯誤了。

一些領袖們很明白他們的敵人是誰，并且也曾加以取締，但是辦法却太不澈底。他們的行動惟有激起憤恨和反響。他們的政治手腕是不十分靈敏的，所以在新國會裏，常受到頓挫。他們應該摧毀封建的西班牙。他們應該用嚴峻的方法去對付敵人，像敵人對待他們一樣。他們應該從蘇俄獲得一個教訓，在資產階級的特權被剷除以前，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但是他們却只是趑趄不進，採取折衷的辦法，所以改革不能澈底。

對於貴族方面，西政府只剷除了他們的名號，例如愛爾巴公爵 The Duke of Alba 的徽號，在縉紳錄上共占二十六行密排的小字，現在却只刪剩了一個先生的稱呼了，然而愛

爾巴公爵本人却依然存在。改良土地法雖在理論上是成立了，然而農民依然不能享有土地。一九三二年桑鳩約將軍 *Sanjurjo* 叛變的結果，西班牙貴族的土地，全被政府所沒收了，但是這也是一紙空文。

對於教會方面，阿柴那雖然攻擊它，但是却沒有把它摧毀，他剷除了它們的特權，使得它們愈加憤恨。一九三三年六月頒布的信仰律，把教會的財產收歸國有，這財產的總額共計達到一萬萬鎊之巨，但是它仍然歸教會掌管。耶穌會在表面上是被解散了，但是並沒有被驅逐出境，他們不許耶穌會佈道，但是這禁令並沒有實行，所以在二年期內，教會又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了。就是在共和政府下，教會力量之大，在歐洲各國中，除去奧國以外，可以稱為首屈一指。

共和政府對待軍人的辦法，是拿恩給金給予軍官一萬人，叫他們退休，而享受終身的全俸，他們以為這樣做，便可以解決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

但是在另一方面，新政府也有很偉大的成就。第一，阿柴那這一班人給予國民一些政

治的意識，使得她和現代的國家可以接近，而發生新的希望。第二，他進行了一個偉大的教育計劃；教長里阿士在全國各地添設了學校一萬所。第三，他們取消了許多封建的殘餘制度。第四，他們解決了加泰隆問題，使得那四百年來的一個懸案，因為允許加泰隆的自治，而得到了解決，他們並且允許巴斯克自治。

一九三三年的秋天，阿柴那被迫去職。第一期的左傾共和政府共計執政了兩年半，於是一個右傾的聯合政府上台。他們的行動是反革命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社會黨起來反抗，政府用武力去制止他們，而演成了流血的慘劇。政府利用回軍在阿斯都利亞 *Asurias* 壓制工潮，結果被殺的有一千四百人，除去少數的人以外，盡是一些平民。恐怖傳布到西班牙的全境。在一九三五年底，社會黨和共和黨員被拘禁的，約計有三萬人。

右翼政權的在位從一九三三年的秋天起，一直到了一九三六年的春間。其間演出了許多活劇，於是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西政府不得不舉行總選。共和黨派大家聯合了起來，組織了一個人民陣線，並且得到一個議席相差不多的勝利。人民陣線和巴斯克黨一起共

得到了四·八三八·四四九票；右派却只得到了三·九九六·九三一票。於是人民陣線政府成立，社會黨和共產黨並沒有參加組閣。

但是不久內戰便勃發了。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弗朗哥將軍第一個發難。左派合法政府便和他們抵抗。於是西班牙起了內戰。

三 西總統阿柴那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西班牙的人物。有許多人對於阿柴那是不滿意的。在二月選舉以後，他再度充任了西班牙的總理，不久又昇格做總統。阿氏於一八八〇年一月十日生於亞加拉地方 *Alcala de Henares*，和西班牙大文豪塞文蒂斯是同鄉。他是一位學者，一位哲學家，即使他沒有充任西班牙的首揆和總統，單憑他的著作，也可以卓然的自成一家人了。在入政界以前，他久已是一位西班牙知名的文學家。他的著作有論文，有劇本，有小說，至少他所著的「僧人的園地」一書，將成爲不朽之作。他年輕的時候，曾經把喬治包洛 *George*

Borrow 的「西班牙聖經」譯成了西班牙文。他又是一位西班牙的賞鑒家。

阿氏居官多年，他很留心政治，他特別喜歡研究的問題是軍隊的組織和軍事學，有朋友問他，爲甚麼要閱讀這種沉悶的書籍。阿氏說，因爲二十年後，他將要充任陸軍部長。這話，真想不到，竟然會靈驗了。

他的政治哲學的立場，是不十分明瞭的。一九三二年著者訪問他的時候，問他的立場怎樣，他很激昂地說，「我是一個智識份子，民主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

和第一屆共和政府裏的其他六位關員一樣，阿柴那也是一個共濟會的會員。一九三三年阿氏的失敗，一半也是爲了這個原因。共濟會在西班牙的政治上，占有很強的勢力。在共濟會和天主教會中間，很難作一種明晰的分別。共濟會的會員勒洛和耶穌會的羅伯爾斯，一向是一對老搭檔。

四 右派兩要人

談到勒洛 Don Alejandro Lerroux 和羅伯爾斯 Don José Maria (El Rablos) 他們在內戰發生前的確是最可注意的人物。勒洛這個名字，在西班牙境外，知道的人很少。他可以算是歐洲現代的一個怪人。他曾經當過煽動家和革命黨人很久，後來變成了一位有財有勢的人物，在第一屆共和政府中曾經任職，最後又突然的加入右派。他的一生是不斷的在轉變着，急進社會黨的創始人之一，杜明谷氏 Marcelino Domingo 曾經公開的指摘勒氏在一九一七年事變中，曾經出賣過其他共和派的首領。烏那摩諾氏也譏諷勒洛，說他加入共和黨，是爲了要逼着旁人，不去當共和黨員。

勒洛有一個朋友叫馬治 Juan March，他素有煙草大王的稱呼，弗朗哥的叛亂，曾經得着過他的經濟上的援助。在歐戰期間，勒氏和他曾經拿軍用品供給西班牙沿岸的德國潛艇，獲得很厚的利潤。

比較勃洛更年輕，更活動而且更危險的是羅伯爾斯。羅氏生於一九〇一年，是一位大學教授的兒子。幼年的時候，他在耶穌會裏讀書，成績非常優異。最初他當過教師，後來做新聞記者，最後加入了政治的活動。他組織了一個右派自治黨同盟 C.E.D.A.，強迫的加入了勃洛的內閣。他曾經公開的宣布反對民國。他說，「共和政府好比是痧疹，大家不得不捱過它。」羅氏是一位激烈的天主教徒和反動派，他具有西班牙人少有的精力。他是個雄辯家，他是很猛烈的，但是却沒有感情，他是很暴躁的，但是并非憤怒。羅氏是一個很聰明，有野心的預言家。當內戰發生的時候，他逃往葡萄牙，弗朗哥並沒有去請教他。

五 弗朗哥的評價

法蘭西時評人

對於弗朗哥 Francisco Franco，我們倘使率然地稱他做無賴或是屠伯，那未免太犯了幼稚病。他是他的階級中的產兒，很可以代表他的階級。常有一般人稱讚他的智慧和勇敢，在社交方面，他不失為一位漂亮可親的人物。他自命是一個愛國的志士，他也是一個理

想家。內戰是由他發動的，倘使他一旦失敗，那末他將不免爲蘭格爾 Wangel 和但尼金 Daniken 一流的人物，他將要助成他意中所願摧毀的事物。西班牙左派各黨的團結，就是弗朗哥所促成的。如果西班牙一旦會者化，那末弗朗哥便是它的前驅者。

弗朗哥是機會造成的一個幸運兒。他原來并不是叛軍中的最高領袖。當時他們的首領是蘇台洛氏 Calvo Sotelo，但是他被暗殺了。那時叛軍的最高領袖是桑鳩約將軍 Sanjurjo，恰巧他在亂事發生後的三日，也墮機身死了。弗朗哥乘時崛起，他比較其餘的人們來得能幹，他的地位也較占優勝，他是摩爾軍和客籍軍的領袖，在戰事發生後的兩月，他成爲不可爭的領袖。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他就了國民軍政府元首之職。

弗朗哥的軀幹是很矮小的，只有五英尺餘，但是他是很漂亮，結實，細緻，有纖小而很好看的手足，所以他也有「娃娃將軍」Baby General 的雅號。弗氏於一八九二年生在加里西亞的地方。他的一族是世代產生海陸軍人的。他的弟兄萊蒙 Ramon 是西班牙空軍中首屈一指的人才。弗朗哥在青年的時代，官運很佳。他曾經參與過摩洛哥的戰事，在三十

四歲便擢升到將軍的階級，在西班牙高級將領中，他是最年輕的一個。共和政府成立後，他曾經在巴里利島 the Baleares 和摩洛哥任職，在勒洛政府裏，他充任參謀總長。共和黨人對他是很猜忌的，所以人民陣線政府上台以後，他便被遣放到坎那瑞島 the Canary Islands 上去了。

六 左翼陣容

在內戰發生以前，西班牙各無產黨的派別，可說是極錯綜的能事。現在把它們的陣容，在這裏敘述一下。

第一，是布爾喬亞的共和黨派，以阿柴那這班人做代表。

第二，是加泰隆和巴斯克的自治派，他們知道共和政府可以保障他們的自由和獨立，但是像弗朗哥將軍這班主張中央集權的人們，却要奪取他們的權力。

第三，是工團主義派，他們在西班牙具有特殊的勢力。幾十年來，社會黨和工團主義派

在工運裏，握有同等的權力。社會黨和它所隸屬的總工會 U. G. T. (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加上他們的同盟第二國際，在馬德里和西班牙的北部全占有絕大的勢力。工團主義派和他們的敵對者全國勞工同盟 C.N.T.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o) 的活動地盤，都在加泰隆 Catalonia 和安達魯西亞 Andalucía。他們的總部設在巴希隆那。自從巴枯寧 Bakunin 的時代以來，這裏便是工團主義盛行的地點。當一八七二年馬克思和巴枯寧因為無政府主義問題決裂以後，工團主義便發生了萌芽。

工團主義派是一個畸形的產物，它是一向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一直到最近，他們還拒絕參加選舉。他們的與黨無政府主義派，格外是一種潛伏的擾亂因素，他們根本便不相信政府的制度，所以他們時常利用政治的混亂情形來搗亂。早先的時候，右派時常用賄賂，去煽動無政府黨和工團主義派，故意叫他們騷擾，可以借此用嚴厲的方法，去取締比較和平的社會黨。勒洛氏就慣用這種技倆。照理論講，工團主義派是相信用縱的方法來組織工會，作為政府的基礎。當他們看出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抬頭，逐漸聲勢逼人的時候，他們對

於政治，方才開始注意。他們願意和比較和平的右派合作。一九三六年二月他們加入了人民陣線，第一次參加投票。左派競選的勝利，很得到工團主義派贊助之力。

第四，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西班牙有一種組織，叫做伊伯拉無政府主義同盟 F.A.I. (Federacion Anarquista Iberna)。這團體只有會員八千人，但是他們却加入了工團主義派的全國勞動同盟，曾經一度操縱該同盟的一切。於是比較負責的工團主義派首領全退出了勞動同盟，和政府一致，作爲一種示威的表示。

第五，社會黨。按照傳統的習慣，他們是和平的馬克思主義派，但是其中有加巴勒羅氏 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 所領導的一派，在內戰爆發的前夕，曾經表現出積極左傾的趨向，他們要求一種積極的革命政策，藉以博得工團主義派的贊助。加氏的一派比較共產黨還要左傾，所以當一九三六年二月總選舉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個笑話，說是投票人倘使要避免馬克思主義的話，就應該投共產黨的票，另外由勃里多 Indalecio Prieto 領導的一派社會黨却比較的溫和些。勃氏是西班牙一位最有幹才的人物，他是一家大報社的主

辦人，并且是巴斯克的大實業家。勃氏和阿柴那合作，加入了他的內閣。當內戰發生的時候，社會黨似乎很有內部分裂的可能。

第六，共產黨。在內戰發生前，西班牙的共產黨是一個小黨。在議會四百七十三席中，共產黨只占有十六席。共產黨所以不振的原故，是因為西班牙急進的優秀分子，全被社會黨和工團主義派所吸收。

第七，馬克思聯合黨，P.O.U.M. (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 這是從共產黨分化出來的，首領是安德萊寧 Andres Nin 和穆林 Joaquin Maurin。他們的主要根據地在巴希隆那。他們在一九三六年公然的變成功了敗戰主義派和特洛資基派，後來被當局所禁止。

當內戰剛發生以後，馬德里大為震動。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曾經更換過三個內閣。起初由左翼的共和黨執政，但是到九月間，共和黨政府因為作戰不力下台。西班牙的民衆雖然在繼續作戰，但是一般的情況非常混沌。九月六日加巴勒羅氏組織新閣，除他本人以外，閣

員有五位是社會黨員。凡育 Del Vayo 充任外長，勃里多充任海空部長。此外有共產黨員二人，巴斯克國民黨一人，加泰隆派一人，共和黨二人。後來新閣又經一度的擴大，有工團主義派加入。

加巴勒羅的內閣一直支持到第二年的春間。關於加氏個人的道德是沒有疑問的，他的威信很大，他尤其具有堅忍心。但是他是失敗了，他沒有戰勝，他也沒有能夠實踐他的社會革命的諾言。最大的原因是他的年紀太老，（六十七歲，）健康不佳。每天晚上，他非得在九點鐘安息。他睡覺以後，一切全不問了。加氏是一個理想的工會首領。他的一生完全努力於工運。青年時代，他曾經做過手工藝者。在二十歲以前，他是一個不會寫讀的文盲。他曾經下過七次監獄，并且有一次被判死刑。到後來，共產黨在蘇俄的援助之下，陡然成功了一種大勢力。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共產黨顯然成功了政府軍中的最強的力量。加氏因為與共產黨不合，於是下野。

法蘭西時人評傳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奈格林博士 Juan Negrin 繼起組閣。奈氏是一位左派的社

會黨員，但是他同共產黨和共和黨都很能合作，所以他的內閣頗有堅強的氣象。自從巴希隆那數度發生無政府黨的騷動以後，他把該黨的閣員排出了內閣。他又排除了加巴勒羅和馬克思聯合黨，把政府的全力集中在作戰的唯一工作中。奈氏是一位醫學博士，現在只有四十八歲，曾經游歷過許多的地方，他擅長各國的言語。在性格方面，他是很靈活，而且講求實際的。他是一位著名的財政專家。在加巴勒羅內閣裏充任財長的時代，他曾經統率過駐在邊境的稅警 Carabineros。在他充任總理以後，更把這機關充實起來，成功了很精銳的軍隊，在內戰中，頗著戰績。

在右派中其它最值得注意的將領，有那神祕的拉諾將軍 Don Gonzalo Queipo de Llano，他是最擅長舌戰的。他代表叛軍作廣播的宣傳，他每晚在賽維爾的電台上作誇大的報告。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宣布，倘使共產黨殺了一個人，他們要殺五個共產黨來報復。有一天晚上他報告說，「雅戈士上校 Yagnez 在巴達約斯 Badajoz 很能忠實執行我的訓令，結果是很優異的。」（按雅氏曾在鬪牛場上屠殺平民四千人）他又宣布

要把共產黨的女黨員發給摩爾士兵——每一個女人供二十名回兵的享樂。他斥罵英國人的偽善，并且預料不列顛帝國將要崩潰。

拉諾將軍以前曾一度隸屬共和黨，他曾經充任過總統的侍從武官。他加入共和黨是因爲國王鄙視他，當他失去侍從武官的職位時，他又起來和民國作對了。

七 葡萄牙獨裁政制

葡萄牙這小小國家的人口，還不及倫敦和紐約兩市的衆多。那是一個退化的，偏僻的，未開化的國土，他們的生活依賴着軟木，魚類和酒類的輸出。在西亂發生前，葡萄牙在國際關係上是很和平的。葡國的政體，曾經在君主統治下七百年。一九一〇年發生革命，於是伯拉甘薩王朝 the Braganzas 被推翻了，而產生一個共和政體。國內的政情，曾經有過許多的波動。一九三三年葡總統薩拉沙博士 Professor Dr. 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 (一八九四年生) 便成立了一個軍事獨裁的政制。

薩拉沙博士是個很奇特的獨裁者，他的性格是很恬退的。他是個經濟學者，他曾經充任過財政部長（一九二六——三三年）據他自己說，他的獨裁是被迫而出此的。他是個耶穌會的教徒，具有很堅卓熱烈的信心。他不喜歡繁文縟節。他均衡了葡國的預算，並且償付國家的公債，因此很博得國外的尊重。葡國獨裁的機構也和尋常的一樣，他們組織了一個集體性質的職團政府，叫做「新政府」the *Estado Novo*，一個富有效率之密探制，一個非正式的綠衫軍，一種激烈的青年運動。他們更和法西斯國家發生了密切的聯繫。薩氏在一黨專政下，充任了葡國的元首。

有一些關於薩氏的軼事，是值得一述的。某次薩氏聽說海關檢查的工作，很缺乏效率，於是他便喬裝了一位關員，自己去照料行李的輸運。還有他主辦的旅行社曾經出過一個賞格，凡是在旅館裏能覺得一個蚤虱的，便可以得着一英鎊的賞金，他這樣的促進旅行事業，是因為這是葡國的一種重要收入。

許多年來，葡萄牙常被認做英國的附庸。她是英國最久遠的同盟國，遠在一三七三年

英葡兩國便締結同盟的條約。葡國的財權，實際上是握在英國的手裏，英國也是他的最重要的主顧。

260

| | |
|------|------|
| 店書書樓 | |
| 冊數 | 1 |
| 售價 | 0.60 |



法蘭西時人評傳

〔附西班牙〕

有 著 作 權

每 冊 實 價 二 角

(外埠加郵費)

譯 者 楊 歷 樵

發 行 丁 君 甸

出 版 者 三 江 書 店

上海龍環路一七三號六號

總 經 售 大 公 報 代 辦 部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特 約 經 售 生 活 書 店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國民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初版

